



哀西藏

中國之新民

數百年。藩屬中國之西藏。而今已矣。國中關心時局者。其視線全注於日俄戰役。而於英藏交涉。往往若無覩焉。嗚呼。滿洲西藏兩者之關係。輕重未易軒輊也。作哀西藏。

一 西藏與中國之交涉

西藏古吐蕃國也。元明稱烏斯藏。自唐太宗以文成公主下嫁吐蕃贊普。始通中國。唐宋時頗爲邊患。元世祖封八思巴爲帝師。大寶法王以領其地。西藏始爲宗教政治。明太祖以其地曠人悍。欲殺其勢而分其力。凡元代法王國師。後人來朝貢者。輒封之。成祖沿此政策。凡封法王者五。封西天佛子者二。灌頂大國師者九。灌頂國師者十有八。皆世襲焉。若土司。自是西藏益弱。終明世不爲西鄙患。歲朝貢惟謹。蓋宗教政治實西

藏所以自取滅而中國之御之也。亦以此疇昔之受法號者皆紅教也。永樂中有宗喀巴者起。倡黃教。明中葉宗派益大。凡紅教諸法王亦俯首稱弟子。漸有統一全藏之勢。今所謂達賴刺麻班禪刺麻者。即宗喀巴二大弟子之正統。彼中稱其以呼畢勒罕譯化身。世世轉生者也。本朝太宗崇德七年。達賴刺麻遣使至盛京通好。且獻符命。是爲西藏通滿洲之始。順治九年。達賴朝京師。受封焉。未幾其臣有第巴者。梟雄有遠略。思統一全藏及附屬諸佛教國。乃乘達賴之卒。康熙二十五年祕不發喪。自專國事。既祖準噶爾以殘喀爾喀蒙古。復唆準噶爾以鬥中國。又外搆策妄。內鬪拉藏汗。於是西北擾攘者凡數十年。聖祖既服準噶爾。至康熙五十七年。復乘餘威率大兵由巴里坤青海四川三路並進以臨藏。藏人請和。乃冊立其第六世達賴刺麻以鎮撫之。是爲西藏交涉之第一期。

中國之有駐藏大臣也。昉於雍正之初。而定於乾隆之中。葉雍正二年。羅卜藏丹津之叛。青海刺麻助焉。其年冬。藏中噶布倫等三人煽惑其民。欲投準噶爾以敵中國。北京政府竭全力。乃僅討平之。卒收巴塘以入川。而派蒙古台吉頗羅鼐爲貝子。總藏事。留

正副大臣二人領川陝兵二千分駐前後藏鎮撫之。是爲大臣駐藏之始。未幾頗羅鼐死。其子朱爾墨特襲封。以駐藏大臣不便於已。先奏罷駐防兵。陰通準噶爾謀變。時乾隆十五年也。駐藏都統傅清等爲所戕。事旋平。自是西藏始不封汗王貝子。以四噶布倫分其權。而總於達賴刺麻。增駐藏大臣兵千五百使戍藏。然猶未盡干涉其內政也。其後班禪刺麻舍瑪爾巴欲與達賴爭權。憤唆廓爾喀入寇。達賴敗。廓人飽颺而去。五十六年復深入。福康安海蘭察大舉平之。留土番兵三千。漢蒙古兵各千戍藏。自是駐藏二大臣行事儀注始與達賴班禪平等。其四噶布倫及番目缺均大臣與達賴會同選授。事權始歸一。衛藏等郡縣矣。自第巴以後凡百年間。以達賴轉生。眞贋錯出。紛爭屢起。至是特頒一。瓶供於中藏之大招寺。遇有呼畢勒罕出世。互報差異者。探籌決之。未幾復移其瓶於京師之雍和宮。自是全藏之主權者。竟由北京政府所指命。至今不改。

中國之待諸屬國。若高麗。若緬甸。若暹羅。若安南。其所施政策。皆取羈縻。勿絕而已。於其內政。絕不干涉。惟在西藏。則兵權全握之。政治權（命官權）全握之。商權全握之。人英

維廉卡黎所著西藏探險記第六章。言西藏之閉關。全由中國人指使之。中國人所以必令西藏閉關者。全為獨占商權起見。因歷言華藏商業之利益。就中論華茶以西藏為一大市場。若西藏與他國通商。則華茶利權。必盡為印度茶所奪。故華人必竭全力以拒外商云云。其言未免太高視中國政府。蓋中國政府。從未聞有以保護商民利益為行政之方針者也。雖然。其所述現狀。固自不誣。但十年來。印茶入藏者已歲三十餘萬石。前此政策。失之久矣。故國初有以茶與大黃制西人之語。西藏商權。前此實全為中國所壟斷也。故笛羅女史英人。以千八百九十二年子身由甘肅入藏翌年由打箭炮歸。近世有名之探險家也。謂中國之對西藏純用歐人待殖民地之法。如百年前英國之待亞美利加。謂此種之屬國政治。乃「西洋的」而非「東洋的」也。其言殆不為過。準此以談中國與西藏關係之切密。蓋可知矣。

二 歐美人之探險於西藏（附日本人）

西藏者所稱世界秘密國也。十九世紀以還。世界者全世界人之世界。一語既已實行。凡凸出於五大洋上之陸地。無一不互交他國之足跡。其曠層雲障濃霧。不可思議者。惟餘一西藏。其首都拉薩。號稱神靈不可侵犯。除中國人以外。無得窺其奧者。據西史所記述。白種人曾至其地者。前後不及二十人。大半為天主教教徒。其最初之一人。曰阿德歷。以千三百二十五年始至其地。時尙未有所謂達賴班禪刺麻諸名稱者。後越三百年。有西士德者。亦天主教徒。再至拉薩。正第五世達賴刺麻在位時。我順治康熙間。

也。十九世紀以來。有英人德麻滿甯。以千八百一十一年至法人約克及加卑。以千八百一十六年至皆至拉薩謁刺麻。約克著旅行日記公諸世。開西藏研究之端緒者。自約克也。

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歐美人入藏者不尠。然率皆不得至拉薩。今列舉之。以下照譯日本外交時報

第七十九號「西藏遠征篇」

俄羅斯大探險家布里華士奇為數度之大旅行。其第三度旅行欲尋河源（黃河）以一八七九年三月往。一八八〇年十月返。其第四度乃探險於西藏北部以一八八三年十一月往。一八八五年十月返。其死後俄人羅波羅士奇復經崑崙山之西入西藏。是為俄人入藏之始。

美國人洛奇爾凡兩度入藏。第一次在千八百八十八九兩年。第二次在千八百九十一二兩年。著有蒙古西藏日記。一八九四年。在華盛頓出版。是為美人入藏之始。

又千八百八十九年至九十年。比利時天主教徒之一團體入藏。

又千八百九十一年至九十二年。英人巴華士尉與梭羅德博士同入藏。

千八百九十二年。英人笛羅女史子身孤往。率亞細亞人五名。由甘肅入西藏。九十三年。經四川之打箭爐。返於中國所歷艱苦。不可名狀。世以比諸立溫斯敦之探非洲云。其旅行日記。以前年（一九〇二年）在倫敦出版。西籍中言藏事者。推此書最良云。

時局

六

又●法●人●焦●德●羅●氏●格●黎●拿●爾●氏●以●千●八●百●九●十●三●四●兩●年●入●藏。
英●人●列●德●的●兒●以●千●八●百●九●十●五●年●偕●其●妻●入●藏。

千●八●百●九●十●六●年●英●人●維●廉●卡●黎●入●藏●著●有●探●險●記●(日●本●東●邦●協●會●會●報●有●譯●本)

同●年●英●人●笛●志●大●尉●入●藏●亦●著●有●旅●行●記。

又●瑞●典●著●名●探●險●家●士●比●海●津●以●一●八●九●六●年●及●一●九●〇●一●年●兩●度●入●藏●其●旅●行●記●今●最●歡●迎●於●時。

又●俄●羅●斯●人●哥●士●羅●夫●自●千●九●百●〇●一●年●入●藏●所●探●秘●密●頗●多●云。

日●本●人●則●近●三●四●年●來●漸●有●探●險●於●西●藏●者●曰●河●口●慧●海●曰●成●田●安●輝●曰●能●海●寬●河●口●成●田●今●已●返●國●能●海●氏

則●消●息●杳●沈●疑●其●被●害●也●(譯●者●案●河●口●氏●有●西●藏●旅●行●記●二●大●冊)今●年●出●版●頗●饒●趣●味●又●日●本●近●立●一●西●藏

研●究●會●新●出●一●書●題●曰●「西●藏」亦●頗●簡●明。

(附●言)中●國●書●言●藏●事●者●除●西●藏●圖●考●外●有●杜●昌●丁●之●藏●行●紀●程●王●世●容●之●進●藏●紀●程●徐●瀛●之●西●征●日●記。

旃●林●紀●略●盛●繩●祖●之●衛●藏●識●略●入●藏●程●站●等●書●皆●可●供●參●考●而●以●姚●瑩●之●康●輜●紀●行●為●最●佳●本●於●其●政●俗。

多●可●考●見●焉。

以●百●年●以●來●而●西●人●足●跡●履●藏●境●者●可●屈●指●數●也●若●彼●讀●其●所●紀●載●則●又●皆●冒●萬●險●瀕●九●死●視●前●此●哥●倫●布●之●於●美●伋●頓●廓●之●於●澳●立●溫●斯●敦●之●於●非●其●艱●困●猶●將●過●之●使●西

藏而長此終古也。則西藏真世界之不可思議國也。而不意物競天擇之公例固不許爾爾曾幾何時。西藏遂有今日。嗚呼。西藏竟有今日。

三 西藏與英國之交涉（附俄國交涉）

條頓民族之所以優勝於世界者。不一端。其最可畏者。曰政策之遠大。堅忍。進步之沈着。秩序是也。彼其國是一定。則孳孳行之。不計近功。而常責效於數百年以後。若英人於極東交涉之西藏問題。亦其一端也。今請略述其歷史。

英人既併有印度。刻意欲建一大帝國於中亞西亞。使東接揚子江流域。西達波斯灣。阿刺伯海。其遠略雄圖。懷抱之者。已非一日。其進取之法。亦向各方面次第進行。而東南端一方面。則務先舉喜馬拉耶山麓諸國。置諸勢力範圍以內。其所最注意者。為西藏。而欲圖西藏。不可不先圖布丹。官書或譯音為尼泊圖廓爾喀。譯音為西金哲孟雄。譯音為西金欲語英藏交涉。不可不先語英國與彼三國之交涉。

（一）哲孟雄隸英始末 哲孟雄國於喜馬拉耶山上。其國王與西藏貴族。世為婚媾。實西藏一附庸也。嘉慶十九年。為廓爾喀所攻。幾亡。英人助之。王復位。且奪廓之台萊摩。

蘭兩地與哲許有事爲之防護。是爲英哲交涉之始。道光十五年。廓哲復交關。英爲和解之。遂割哲之大吉嶺及毗連印度之平原隸英。而英政府歲酬哲王俸三百磅爲報酬。旋增至六百磅。視哲王固有之歲入已較多云自是大吉嶺附近日發達。而哲王亦相安者十餘年。其後以販奴事販哲人入藏爲藏貴族奴與英屢衝突。道光廿九年。大吉嶺知事某謁哲王。商善後。哲人囚之。英乃遣兵復仇。割其下台萊全境。停其王歲俸者數年。然哲人仇英之心益甚。販奴業亦卒不悛。咸豐十年。英將葛刺率兵一小隊。竟據哲爲城下盟。約四事。一許英通商。二保護游歷外人。三改治道路。四與西藏謀互市之利。哲王從之。歲俸亦增至千二百磅。顧哲王終怏怏於通商築路之約。置不問。光緒十年。王遂孫於西藏。十三年。藏兵入哲。敗於英。語詳下王懼。乃歸國。英人設官監督之。始與印度諸藩伍矣。十八年。哲王不堪挾制。復思孫於印度。中途爲藏兵所繫。送印度政府。乃被錮於大吉嶺獄。越三年見赦。復藩王位。哲孟雄之地位乃純與印度內地等。至今不變。自是印度入藏之中路通。

(二)布丹廓爾喀與英國之關係。布丹廓爾喀皆爲半獨立國。在英政府保護之下。印藏間之甌脫。凡三國哲在中央。布宅其東。而廓圍其西。英之對哲則用侵略。其對布與

廓則用懷柔。未知其果欲是歟。抑將有待也。布丹民俗略同西藏。宗教亦尊喇嘛。自大
 吉嶺東北行一日而抵噶倫。實為布藏互市地。更東北行一日而抵培頓。二地者昔
 皆屬布丹。同治四年。布人襲印度敗於英。遂割第司泰河以東。與培頓平原一帶地方。
 迄亞山上部歸英。以講其東之巴克薩英防軍駐焉。自是印度入藏之東路通廓爾喀。
 故蒙古族而與印度同俗。其人驍悍。屢與英為仇。道光二十年。攻印度。陷哲孟雄。為英
 人所擊退。時英人攻我浙粵。廓爾喀遣人告駐藏大臣曰。『小國與里底所屬之披楞地相隣。每受其侮。今聞里底與京屬構兵。京屬屢勝。臣願率所部往攻里底屬地以助天討。』我政府答以遠夷相攻天朝向不過問云云。不知彼所謂里底者即英國。一殆不列顛之譯音。京屬者指中國。此後廓哲屢構
（意言北京直轄地也）披楞者即印度之孟加拉也。此亦吾外交史上一笑柄。附記於此。 此後廓哲屢構
 釁。然每經一次。則英人之權力在彼兩國中者愈進一步。自英人據大吉嶺噶倫。培
 頓後。廓人紛紛來集。奉景教者為英人充兵役者。大不乏人。廓之地位雖稍優於彼兩
 國。然亦為英用而已。

(三) 中國與英國關於藏緬之交涉。緬甸為我藩屬。而以二十年前入於英。盡人所能
 知矣。而其地位實由英藏之交涉定之。初乾隆三十八年。英人始遣濮克爾者持節入
 藏。班禪刺麻待之良厚。然未抵拉薩。不得要領。四十九年。再遣搭納者使藏。亦如之。是

爲印藏交通之始。蓋其時印度總督海士廷格。雄才大略。謀闢印藏互市之途。孜孜從事者殆十年。今者英人對西藏政策。皆祖海氏也。迨海氏去印度。而西藏使節不通者垂百餘年。光緒二年。英國與我結芝罘條約。始特提英國使節得入西藏一事。印度民政廳書記官馬考烈者。自請爲商務使。入藏察商務。英政府許之。與我政府展轉交涉。由總理衙門發護照俾前往。使馬氏得照即行。而取道於川爐。當無障礙。而乃遷延至半年之久。復挈多數之學者。由哲孟雄往。沿途探察礦脉。於是藏人滋惑。羣起拒使節。勢至洶洶。殆將用武。中國於此。將踐約而以兵力鎮壓藏人耶。抑食言而撤回英使護照耶。二者必居一。於是政府乃取後策。竟婉勸馬氏離藏境。馬氏怏怏歸。於是更結所謂北京條約者五條。中國對於緬甸全放棄上國之權利。而割毘鄰緬甸之一地。以爲報酬。緬甸主權遂全歸英。該條約第四節。更申言印藏通商之事。自是英藏間關係日趨複雜。

(四)英藏第一次構釁及藏哲界約 馬考烈既罷歸。藏人不知以彼之故。而我上國所損權利。若茲其鉅也。謂其反抗之力。足使英人懼也。自是藐英益甚。乃欲耀威於舊屬。

之哲孟雄。遂勸哲王棄國入西藏。王應其召。去國二年。有奇。英人忠告不聽。且答書辱之。光緒十四年。藏人遂遣兵入哲。築堡寨於龍洞。嚴陳兵備。阻絕商旅。十五年三月。英人出兵擊之。藏兵遂不支。然英軍以轉運困難之故。所糜亦至巨。事既定。遂與我駐藏大臣重結所謂藏哲界約者八條。(一) 訂定藏哲之界。原利第一款 第二款 (二) 中國認哲孟雄為英國屬地。原約第三款 (三) 開印藏通商之路及外交交涉。原約第四款 第六款 此其內容之最要者。而 (一) (二) 兩項。遂為今日藏事之伏線矣。該約以光緒十六年二月十七日。我駐藏大臣升泰即

大臣有泰之從兄 與英印度總督麥凱士畫押於大吉嶺。其年七月十二日。換正約於倫敦。

越三年。光緒十九年 復遣使會商於印度之加拉吉打。遵十六年之約。妥議界務。商務詳細

章程。約開雅頓為通商口岸。以光緒廿一年開市設稅關。以總稅務司赫德轄之。限五

年以內不徵稅。原約如是惟五年期滿後至今仍未徵稅云 惟英人請於藏哲交界處立界碑。中國不許。而英人

入藏自由之權利亦不完全。英人怏怏。越十年。遂有今日之事。

(附) 俄藏之交涉。英人欲建大帝國於中亞。而以南亞為根據地。俄人亦欲建大帝國

於中亞。而以北亞為根據地。兩國者各以百年之成算。向於其目的。汲汲進行。而短兵

相接之點在於西藏俄英之爭藏事勢之不可逃避者也二十年來英人對藏政策多用威逼俄人對藏政策純用懷柔故俄人着着成功英人着着失敗俄既征服青海以北之蒙古種族乃用宗教政策馴其土民而盪影響於西藏俄人在本國以希臘教為國教對於東方之佛教徒則專取寬大主義且極力保護佛寺獎厲佛宗以買其歡心三十年來圖藏之志日銳有德爾遮其人者俄政府所派秘密運動員也出其機敏之伎倆得資緣為今達賴之教師或謂其在本國政府領出之機密費每歲實逾百萬云又廣植徒黨於藏中籠絡其僧侶及其人民數年前俄皇曾贈達賴以希臘教主教之法服由德爾遮轉達達賴喜不自勝日服之以登壇以佛教法王而受希臘主教之號實可駭可笑蓋達賴以佛教為世界唯壇一之教謂俄皇亦緇門中人故貪其金色法服之焜耀而沾沾自喜也俄藏之交日益親矣而藏之相臣有查達者次於刺麻之第二等僧正也復極持聯俄主義蓋查氏在藏人中實以最通外事聞彼嘗居印二十餘年熟觀英人蠶食印度之現狀既憤且懼謂西藏非得一大國為援不足以禦英此主義持之有年今達賴即位查氏旋為首相猶遲疑於倚中倚俄兩者之間甲午一役以後知中國不可恃乃全嚮俄庚子之冬聯軍陷京師之報既達拉薩中國威信益墜地俄乃誘藏以結密約據歐美各報所述其事確不誣然約文至秘局

外莫能見也。自庚子至今西藏幾爲俄羅斯之西藏。

四 今次之事變

英兵此次之入藏其所藉口者曰藏人於光緒十六年十九年之條約不能履行也平心論之則禍機所自發我政府實有不能諉其咎者三百年來禁絕西藏之外交其於對待屬國之法既得之矣然哲孟雄等爲西藏屬國實我陪臣而乃不禁其外交展轉而來遂與不禁西藏外交無異故區區之哲遂爲印藏兵端之導火線其失策者一也我之干預西藏內政雖頗周密然藏兵執照由達賴刺麻蓋印駐藏大臣不能實行指揮故挑釁暴動得以自由中央政府末從彈壓其失策者二也我國外交向以礙預延宕爲法門莫或逼之則模稜以終古也十六年十九年兩次之約於印藏通商英人入藏及建立界碑之事既經兩國全權之荅盟而乃遷延遷延不訂細章復不在藏地爲實施之豫備在我政府固久已忘之而以爲英人亦既相忘也而豈識夫彼於已得之權萬不肯放棄也坐是之故令英有辭其失策者三也故今日之禍吾無懟夫英焉吾無嗔夫藏焉其責任實在我政府

雖然英之欲逞於藏也。既久。顧持滿不發者。非有愛於藏。有憚於我也。慮俄人之議其後也。故乘日俄之交。閔乃今。舉其十二年來。懷抱之宿志。而實行之。故英藏條約。謂之曰。日俄戰爭之結果可也。今檢查去年以來各報之紀事。以極簡單之筆記。今次英藏交涉如下。

去年陽歷十一月六日。英政府始下訓令於印度總督。命派兵入藏。蓋恐國論之或有反對。乃乘議院未開以前。定此方針。亦深察日俄戰機之已熟。料俄人無餘力以相抵抗也。

十二月廿四日。張伯士彬大佐率遠征隊。達於藏境之花梨。其地距大吉嶺百四十吉羅米突。

今年三月廿七日。張大佐之兵駐於花梨者。三月有奇。俟麥都那將軍大兵之至。會齊。以是日指江孜進發。

英軍共步兵八百五十人。馬兵百五十人。礮六尊。

卅一日。英軍抵緇納西藏軍衛戍地也。是日拉薩政府派一將官來止英軍勿進發。張大佐告以此次之來。帶平和的使命而已。強進不止。藏軍千五百拒之。遂開戰。麥將軍幾負傷。藏軍旋大敗。死傷五百。捕虜二百。

四月三日。駐藏大臣遣使於英軍。止其前進。不聽。

五日。麥將軍進至巴謨阿湖。藏兵八百人。為英軍擊退。傷亡甚衆。

六日。英軍之格爾卡斯兵一中隊。印度兵一中隊。在嘉羅山峽下。與藏兵鏖戰六小時。英軍傷亡二十五人。

藏軍二百人。

二十八日 英軍至江孜。迤東四十英里之峽路。藏軍千五百人守焉。以彈丸不能命中。英軍安然前進。

五月廿六日 外務部得駐英公使張德彝電。言已商英藩部。請電印度總督停止進兵。所議各條。請與駐華

英使商定電藏速辦。

廿七日 英人襲據巴拉村。以次掃蕩各村落。

六月一日 張大佐牒告駐藏大臣。限以本月二十五日至江孜會議。

七日 藏軍襲坎馬之英軍砲臺。不利。百六十四人死之。時英國兵力總數。凡四千六百人。

二十六日 英軍占領江孜。

二十九日 藏人乞休戰。以待使節之至。英人許之。約以三十日。

七月一日 休戰期滿。

二日 拉薩政府代表人至江孜。與張大佐會議。不得要領。復展休戰期限三日。

五日 張大佐復下令攻擊。破我砲壘。

十三日 張大佐傳檄遠近。布告入拉薩議和之事。翌日拔隊進行。

十九日 英軍至拿亞孜。拉薩政府代表人來言。拉薩爲宗教聖地。非商議國事之所。請回使節。返於江孜。英

人不許。

時局

十六

八月九日 英兵入拉薩達賴刺麻逃實華歷六月廿八日也。

十六日 張大佐始往見我駐藏大臣告以中國之責任。

同日 我駐藏大臣電外務部請派專員與英訂約。

九月九日 英國大佐張伯士彬與達賴刺麻訂約十條簽押定議實華歷八月初

一日也。

十日 駐藏大臣有泰以英藏約文大意電告政府。

十五日 英兵退出拉薩。

此一年來英藏交涉始末之大略也。嗚呼。以數千年世外桃源之西藏。今竟若是以三百年來我卵我翼之西藏。今竟若是夫吾所謂前此三大失策者。為直接間接釀成藏禍之根原。往事不可追矣。而此次英兵入花梨入江孜。以來事亘八九月。夫孰不知英兵至拉薩後。要盟之下。有必非吾所能堪者。而竟無一介之使先發以制銖黍之勝。讀此次英藏新約。稍有血氣者。不能不拊膺而長慟也。其條約全文。既譯登本報前號。今據上海時報特電原文再錄。資參考焉。前號所載由日本報重譯。詞句之間。互有詳略。故複錄此文。

(一) 西藏番人。現允遵照庚寅約章之第一款。將哲孟雄邊界。重立界碑。

(二) 西藏番人。應允除亞東關外。并在「江孜」「噶大克」二處。開埠通商。英藏商民。均可聽便往來。其癸巳年所

立商約。所有不妥處。須與藏番商改。改定後。以上所開之三地。均須遵辦。其商民前往印度。應就現行道路轉運。如另有商務興旺之地。再行商酌添設商埠。

(三) 癸巳約章。甚不妥協。應另案由西藏派番官與英國商改。

(四) 稅則一經訂妥後。不得再加。

(五) 由印度邊界至「亞東」「江孜」「噶大克」三處邊界。沿途不得設立關卡等。如各該處道路險峻難行。仍須

由藏修理。又該三處。應由西藏設立番官。所有駐紮該處之英官。如有文件致駐藏大臣。及漢番各官。均應由該官接遞。將來他處如添設商埠。亦應倣此辦理。

(六) 因歲番不遵約章。開罪英國邊務大臣。妄動兵燹。應由藏賠給兵費五十萬磅。合盧布七百五十萬元。勻作三年付給。以西歷一千九百零五年元旦爲首期。至該款定於何地交收。應由英國先行咨會。或即在大吉嶺交收。

(七) 因欲將前六款。實力辦到。故印兵英兵。仍行留駐春丕（按即城備）俟三年後。商埠已開。賠款已清。方行撤退。否則仍駐該處。

(八) 由印度邊界。至江孜及前藏地方。凡阨塞之區。均須由藏番修改平易。

(九) 此後如不經英國允許。則無論何國人。不得典賣租給西藏土地。又不得預聞一切應辦事宜。又無論何國。不得派遣官民到藏。協同藏番辦理各事。又不得干預修道。並築路開鑛等事。又各樣恒產。及一切值錢產。

業不得自與外人抵押對換租賃

(十)此約由英國邊務大臣榮與達賴喇嘛於七月二十三日在西招畫押蓋印。約文用英文及番文繕寫。以英文爲准。

約既畫押。環球聳目。俄德美意公使。相繼抗議。而俄尤劇。於是我政府始照例電責駐藏大臣有泰使廢約云。見兔顧犬何嗟及矣。而況乎犬之復不競也。近數日日本報紙載北京電。有派唐紹儀爲全權議改約之事。唐氏頗嫻英語。然以當此既壞之局。能有濟乎。是又不待著卜爾。嗚呼。西藏。

茲約之影響。本報前號既略爲短評。今復載內地最有力兩大新聞之意見。資參考焉。

中外日報「論英藏新約」九日云。

(前略)按此約所行當注意者有三端。一爲逕由英國邊務大臣與達賴喇嘛自行立約。置中國駐藏大臣於不顧。是英國已不認西藏爲中國之屬地。並忘駐藏大臣有管理全藏之權。直視之與寄居官等。其當注意者一也。一爲約中兩載無論何國之語。按此語中實含有中國在內。直視中國與諸國等約中。明言不得預聞一切應辦事宜。又言不得派遣官民到藏。協同藏番辦理各事。蓋即指駐藏大臣之職掌而言。是中國此後不能復有政權於西藏。而駐藏大臣直同虛設。已不言可知。其當注意者二也。一爲約中明言如不經英國允許。即

不得如何如何云云。是英國已明認西藏爲英之屬地。一切外交政策。當惟英國之命是聽。即與日本之待高麗無異。而西藏此後當脫離中國之羈絆。而受英國之約束。其當注意者三也。本館竊謂英俄兩國。注意西藏。爲日已久。英人欲鞏固其印度之勢力。而杜俄人之覬覦。自不能不取西藏爲己屬。使中國能見及此。急派重臣以鎮之。遣大兵以守之。或猶不致激成此舉。而中國又不能。於是英人乘日俄正在交戰。俄人不暇西顧之時。急從印度守臣之議。派兵入藏。以收此鷸蚌相爭。漁翁得利之明效。此則英人之深謀。可考而知者也。最可怪者。中國政府。當英兵入藏之始。既不急遣專使前往戰地。以與英熟商。以阻英兵之前進。又不遣精銳之兵。爲西藏之保衛。遂致釀成此禍。中略。惟當英兵大舉進藏之時。英之與藏。必有另訂新約之舉。已在人人意中。則補救之策。更不能不講。乃又遣一不諳外交。素無名望。而又遲遲不欲往之有秦當之。遂致一誤再誤。無可救藥。政府之咎。可勝道哉。嗚呼。西藏已矣。不必言矣。俄人於東三省。既爲日本所困。阨而西藏一區。又被英人捷足先登。則失利之餘。豈能無所取償。而取償之地。殆不出於蒙疆回疆之間。政府諸公。若爲亡羊補牢之計。其急留意於回疆蒙疆可也。

時報論中國棄讓西藏

八月初八日
初九日 云

（前略）猶記咸豐八年十年之間。俄人於英國肆擾沿海。進薄都門之際。而乘中國之不覺。且欺英國之不知。略施恫喝。安坐以割我黑龍江北數千里膏腴之地。當時中國不甚愛惜。而英則以受俄之給。茹恨至今。曾越幾時。而今日之英人。亦藉俄日相持之時。諗俄之無力。與聞以數千之印兵。冒酷暑度奇險。不折一矢而入。

於○拉○薩○之○首○府○全○藏○六○千○里○之○天○壤○一○舉○手○而○措○諸○要○盟○之○下○焉○而○有○泰○電○致○政○府○之○辭○猶○與○當○日○黑○龍○江○將○軍○奕○山○從○權○辦○理○之○奏○無○異○此○豈○所○謂○循○環○往○復○者○耶○西○人○謂○俄○國○於○此○不○啻○受○一○當○額○之○擊○良○不○誣○矣○而○吾○於○此○乃○有○不○勝○其○悲○且○愕○者○則○以○英○俄○之○自○爲○得○喪○不○必○言○惟○藏○地○之○利○害○關○繫○於○我○中○國○之○安○危○者○至○深○且○鉅○凡○彼○一○出○一○入○之○間○皆○足○以○遺○其○不○利○於○我○今○請○一○抉○此○事○之○害○而○歷○歷○陳○之○夫○我○國○人○於○西○藏○之○事○多○數○之○庸○衆○或○未○之○聞○即○少○數○之○賢○哲○者○流○亦○聞○之○而○不○甚○措○意○則○豈○不○以○西○藏○之○地○不○及○東○三○省○之○要○英○人○之○政○策○不○逮○俄○人○之○狡○而○世○界○列○國○於○英○人○侵○藏○之○舉○動○其○注○視○亦○不○若○滿○洲○問○題○之○般○遂○因○此○而○疑○他○日○之○禍○患○未○來○之○糾○葛○亦○不○至○如○東○三○省○之○甚○乎○雖○然○此○數○端○者○吾○固○有○以○明○其○不○然○也○何○以○証○之○西○藏○者○地○學○家○所○推○爲○全○世○界○第○一○之○高○原○者○也○而○其○形○勢○之○在○中○國○猶○有○高○屋○建○瓴○之○勢○幾○若○全○部○之○首○領○然○故○東○三○省○地○居○東○北○其○地○理○之○利○害○專○在○京○師○而○西○藏○一○隅○之○地○形○實○足○以○扼○中○國○之○吭○而○拊○其○背○以○制○我○全○國○之○生○命○形○勝○若○此○固○不○當○與○東○三○省○軒○輊○而○異○視○矣○且○西○藏○之○通○蒙○古○昉○自○元○時○而○本○朝○尤○利○用○其○黃○教○以○制○蒙○古○此○固○乾○隆○御○撰○碑○文○所○宣○言○而○不○諱○者○也○今○者○青○海○賀○蘭○伊○犁○內○二○部○以○迄○內○六○盟○外○四○盟○之○蒙○古○其○所○奉○宗○教○莫○不○出○於○西○藏○而○以○藏○地○爲○教○門○之○宗○則○藏○之○影○響○於○西○北○藩○部○者○又○豈○淺○鮮○耶○今○此○約○遂○行○而○西○藏○果○入○英○之○勢○力○範○圍○則○英○因○此○旁○睨○新○疆○而○新○疆○危○俯○瞰○滇○蜀○而○滇○蜀○危○據○江○河○兩○源○所○發○流○之○山○脈○以○遙○握○其○全○權○而○黃○河○長○江○所○經○過○之○流○域○皆○苦○不○安○至○於○平○日○黃○教○流○行○之○蒙○古○藩○部○其○震○懾○聲○勢○更○不○待○言○然○則○謂○西○藏○不○繫○要○害○者○非○也○英○人○此○次○之○伐○藏○實○爲○擴○充○印○度○之○防○禦○線○起○見○此○微○獨○他○人○有○以○窺○之○而○英○皇○遊○歷○歸○國○親○蒞○議○會○亦○既

明白宣示此意者也。夫今日以擴充印度之防禦進兵西藏而西藏已入其掌中則安知異日者不又以擴充西藏之防禦而復染指於他處乎且英國於非洲之縱貫橫貫兩大鐵路垂見成功而越海以遙連印度之脈絡今者更藉印度之聲威乘機以略得全藏此正其帝國主義瞬息千里之日也而謂英人之用心必非俄比得隴不復望蜀有是理乎吾料英人撫全藏而經營之以利用盎格魯撒遜人種所最擅長之殖民政略重以布達拉城之沃野大金沙江之通流不出十年必將建一第二之英國於此邦無異其在澳洲之例有斷然者而此時之中國將復奈何然則謂英人必無他意者非也（中畧）俄人於英國之所爲則固寤寐不忘而較日本之於滿洲問題無異者也頗聞駐京俄使因英人之入藏已於我外務部有所責言若使真以藏地主權畀之於英則俄人之逞辭相責者又將惟我是詰一旦涉及各國均勢之說豈非又一東三省俄約之往事而惴栗可憂者耶（下略）

又時報「英藏新約書後」

八月十日
三十一日云。

西藏已矣。中國自來以棄地之風高於天下而不一辭不措一策安坐而去六十萬里之地蓋莫此次之棄藏地若藏地固明明內屬也而英藏相持中國之應之者乃純取中立態度以調停於其間遂至新約已成而政府初猶不知其事以今日失之之易如此則迴溯當日孫士毅和琳諸人之先後獻策籌畫乾隆一朝大兵兩次之所勘定者正不知其何謂也雖然約既定矣成事不說今所論者則新約所載各條遺義頗多猶不能不有望於後來之補苴也按此約言及交涉之事僅有英人如何如何云云藏番如何如何云云幾無一語涉

及中國。又祇用英、番、文、兩、則、而、不、用、中、文。說者以此爲英人不認中國有主權於西藏之證。是固昭哲無疑矣。猶幸前此藏印交界之約。不盡滿望於英人。故英人欲藉今日城下之盟。以追悔前日互訂之約。遂不得不追述前文。以期商改。夫英人欲不認中國之主權。則必置前約於不論而後可。今既追述前約矣。前約固明明光緒十六年十九年之所訂。而中國辦理分界大臣所協議畫押者也。中國必執此以爭復上邦之權。英人豈竟無所恤。此非可乘之隙乎。約文第一條云。光緒十六年條約所有哲孟雄之邊界。須照十六年訂立之第一款辦理。再行重立界石。考光緒十六年藏印交界之約。藏邊險要如支莫摯山。及分水脊一帶之山等處。其形勢已與印界共之。而英人之意。猶未愜也。今既首以重立界石爲言。必不免藉端拓界之想。若他日不善應之。則既失於前者。復將愈蹙於後。前日險要之形勢。爲藏印之間之所共者。此後或將盡折而入於印。使藏人失其憑藉。愈無可以拒英之時。是可慮也。彼光緒七年中俄之約。所載各條。至八年畫界於伊犁。而分界之情形。已大異於初定之日。此非往事之可爲成例者耶。是必慎之於先。或猶有小補於後耳。又約文第三條。有光緒十九年條約內有不妥之處。須再行商改。另案辦理云云。按中國與外人訂立條約。從未有頒行官本。故十九年印藏之約。能舉其全文。以質言其利害者。甚稀。然頗聞十六年之初約。實由總稅務司某。從中主持。某固英人也。雖久任客卿。而其爲中國謀者。終不若其爲英謀之切。故此約多偏袒於英。厥後我駐英使臣。偵知其有損於我。遂疊以印藏之情狀。警告中朝。其後始略有修改。今者英人明言十九年之約不妥。則英人之不利。於此可知。然而就主位以立言。彼英人之所不利者。或未必並爲我所不利也。此尤必當詳察原約。斟酌從違。以先向英人抗議者矣。(下略)

(完)

極東問題之滿洲問題

(續第五
十二號)

觀
雲

清國之中立

方滿洲風雲之急也。日俄兩國所日夜籌策焦思競慮者在何以作戰之一事。而清韓兩國所日夜籌策焦思竭慮者在何以避戰之一事。故夫朝鮮者若日本取攻勢以與俄戰。其陸師必先取道於朝鮮。爲安穩上陸之計。而後徐進以入東三省。是朝鮮實代俄人而先受兵也。又若俄人取攻勢而撲日本。其陸師亦必先席卷朝鮮。爲窺瞰日本之根據地。而後乘機由朝鮮海峽東渡。是朝鮮又代日本而先受兵也。此則雖朝鮮之地勢所使。然而亦朝鮮平日之不知自強。故遂陷於困難之地位。而不能自脫。而觀朝鮮。其所謂救急之策。無他道也。派遣使臣。求歐洲各國。共認其中立。彼其意以爲一經中立。則日俄兩國之用兵。俱不能干犯其地。而朝鮮乃得從枕陸之中。而安若泰山。此在朝鮮固自以爲得免禍矣。而烏知他人之不容之。夫朝鮮既爲日俄競爭列于協商之中。決不能爲無關係之第三國。故日本之出兵於其地也。以通牒告之曰。朝鮮以自

力不能排拒俄國之壓迫故日本以力代爲排拒之云云固曰我之來也使朝鮮存在而不爲俄之所吞并耳夫使無日本朝鮮豈能免俄國之吞并者是其言固無以難之即使進一說曰朝鮮之亡於日本何與而日本又得曰朝鮮亡則危及日本故日本不能不自爲計彼朝鮮其終何說於是而朝鮮之所謂中立者卒歸於無效雖然朝鮮之欲避戰而處於中立也其計可笑而其情未嘗不可諒固勝於清國之言中立萬萬夫日俄之戰其緣起實在滿洲而朝鮮不過其連繫之一題彼朝鮮若曰使清國而不揖俄人以入於滿洲也則滿洲無事朝鮮又何至爲滿洲之所累以夾入於日俄兩國逼迫之中是清國流滿洲之禍水以及於朝鮮也故夫朝鮮之欲中立就事以觀亦豈得議其非所可責者以不能自立之國雖欲中立而不得中立爲彼之所不及知耳若夫清國固滿洲之地主也日與俄以滿洲爲發動其閨爭之引機草者由清政府自放棄其滿洲之主權始彼朝鮮可曰吾始終無與於此事事之由係屬而及於我者也清政府豈得曰吾始終無與於其事事之由係屬而及於我者乎是故朝鮮之與清國其欲求中立而自處於無事之地也其心術同其力

之。不。足。以。成。中。立。而。中。立。與。不。得。中。立。當。一。任。他。人。之。所。處。置。其。境。遇。亦。同。而。一。則。本。居。於。中。立。之。地。而。欲。求。中。立。一。則。本。居。於。非。中。立。之。地。而。亦。欲。求。中。立。其。事。由。不。同。夫。清。政。府。既。爲。日。俄。戰。爭。之。根。由。人。至。於。有。事。乃。曰。吾。中。立。吾。中。立。一。若。於。此。事。無。絲。毫。之。關。係。者。然。噫。異。矣。是。又。朝。鮮。之。所。竊。笑。以。爲。清。國。之。畏。禍。避。難。其。怯。懦。固。尤。甚。於。吾。也。然。而。朝。鮮。之。欲。中。立。也。其。事。卒。不。能。成。而。清。國。之。欲。中。立。也。反。得。如。願。以。償。而。日。俄。兩。國。用。兵。即。以。清。國。所。有。之。土。地。中。滿。洲。之。一。部。畫。爲。戰。地。之。圈。限。而。不。使。擴。張。以。及。於。其。外。此。從。表。面。視。之。一。若。各。國。均。尊。重。清。國。之。中。立。而。日。俄。兩。國。亦。若。不。敢。侵。犯。清。國。有。中。立。之。自。主。權。者。而。其。實。不。然。方。日。俄。之。將。戰。也。列。國。均。以。戰。局。糜。爛。大。有。害。於。各。國。在。中。國。之。商。務。故。清。國。之。中。立。清。國。雖。自。欲。之。而。非。清。國。之。所。能。自。主。之。列。國。處。置。清。國。均。以。爲。使。居。於。中。立。之。地。爲。最。得。計。故。協。商。而。議。定。其。事。即。清。國。之。中。立。各。國。實。握。其。指。揮。之。最。高。權。夫。至。各。國。之。權。既。定。則。清。國。雖。欲。不。中。立。而。有。所。不。能。盍。亦。觀。於。此。案。之。原。委。矣。夫。此。即。所。稱。爲。海。氏。案。是。也。海。氏。案。者。美。國。外。務。大。臣。約。翰。海。氏。定。案。發。

通牒於日俄及各國。其意以保持清國之得中立及其和平。而求列國政府之同意。列國固無有不贊成是議者。其案遂定。而清國之中立以成。然是案雖發表於美國。而創其議者爲德皇。方今年之西二月六日。日俄之談判不諧。而戰端特開。德皇即延見駐德之美公使。而告以此意。又使德公使之在美國者。與美國政府會商。德公使遂於翌七日。謁見美國大統領。得大統領之同意。當日由大統領召還約翰海氏於旅行中。海氏於翌八日。與德公使晤商。當時之疑問。謂若單舉清國。則滿洲果包含清國之土地。中否乎。不能不下解釋。遂決議以支那本土爲中立。以同屬一國名詞之土地。瓜分爲二。此實今古未曾有之創例矣。然各國既以清國之中立爲利。而協定。而日俄兩國亦均承認。而不挾異議於其間者。此其故在俄國實占領滿洲。一旦開戰。清國自無助俄國而敵日本。而反使占領滿洲之俄國。益得鞏固其地位之理。若助日本而戰。俄雖滿政府挾其凋落零星。僅足壓服漢族之兵力。爲俄國之所蟻蝨視。而不懼。然於日本之外。又多一國。而與之爲難。無論其兵之強弱。若何。俄必有所大不便者。故不如使清國中立。既可以博列國之權。而又於日本之外。不留有顧慮之地。此俄國之所以

允○清○國○之○中○立○也○其○在○日○本○使○清○國○而○非○中○立○則○必○聯○日○本○而○出○兵○以○敵○俄○然○以○清○國○之○兵○與○日○本○合○不○足○以○助○日○本○而○適○足○爲○日○本○之○累○彼○日○本○其○熟○計○矣○不○觀○其○國○人○之○所○言○乎○曰○清○國○而○欲○與○我○合○彼○清○國○其○果○有○何○物○乎○海○軍○其○已○掃○盪○者○也○陸○軍○則○又○無○紀○律○無○訓○練○不○足○以○當○俄○國○之○一○喝○而○曰○助○日○本○於○日○本○之○兵○勢○不○加○強○且○由○此○而○結○攻○守○同○盟○之○約○彼○於○領○土○不○能○自○保○一○旦○有○失○日○本○不○能○不○派○兵○而○代○保○其○土○地○若○是○則○日○本○之○兵○力○分○而○防○禦○之○地○域○廣○於○戰○爭○上○大○不○利○且○由○是○而○負○東○亞○聯○合○之○名○益○惹○起○列○國○種○族○之○猜○嫌○心○而○黃○人○禍○黃○人○禍○之○論○潮○將○益○高○是○使○日○本○徒○重○負○累○而○復○陷○於○孤○立○之○地○位○其○失○計○無○有○過○於○是○者○故○不○如○使○清○國○中○立○爲○得○策○此○日○本○之○所○以○允○清○國○之○中○立○也○不○然○使○各○國○與○日○俄○關○係○於○清○國○之○利○害○不○若○是○則○清○國○雖○宣○言○中○立○猶○棄○唾○耳○其○欲○中○立○而○不○得○成○豈○有○一○毫○異○於○朝○鮮○而○得○操○自○主○之○權○者○哉○故○夫○日○俄○雖○承○認○各○國○之○協○商○而○置○清○國○於○中○立○然○其○意○固○曰○我○認○之○爲○中○立○則○中○立○我○不○認○之○爲○中○立○則○非○中○立○由○是○而○利○於○中○立○則○使○之○中○立○利○於○非○中○立○則○使○之○爲○非○中○立○此○固○可○略○徵○而○窺○其○用○心○之○所○在○矣○亞○歷○斯○夫○之○兵○畧○其○最○初○欲○出○兵○一○支○先○掩

取北京而監護清政府取攻勢以待日本與日本之掩取朝鮮京城而監護朝鮮政府同意其後以應付日本之戰畧遂不及用此策而罷然使俄國真有利於掩取北京之機會也清國其能以中立限俄人之馬足哉猶之朝鮮雖中立而日本利於用兵其地則仍用兵耳又亞歷斯夫於滿洲責令清國供應俄國軍需上利便之事又責令保護鐵路且以言脅之曰清國若不助俄國則俄國戰退日本之後滿洲之地不得再爲清國所有不得置清國之官吏夫滿洲雖在戰地之內然其界限當僅以土地供戰爭而止若其他之貨物人民決不得爲滿洲地理上之附屬品而當認爲有中立之性質者然若俄國之所爲則固視爲非中立而任意欲濫用之又於第一期已經撤兵遼河右岸之地俄國亦欲列入戰局之內以便利利用關外之鐵道於新民屯田莊臺溝幫子等處時派偵探兵屢入其地而監視新民屯之電報局又於遼西之地買收糧食馬匹又上海芝罘各港直闖入軍艦不肯遵守限時立退及解除武裝之約束致成爲棘手之外交凡此皆可以見俄國之用心者而在日本則更有辭曰清國之得中立不得中立非清國之所得而自由也在日本之許之否耳若日本之許清國以中立與不許清

國。以。中。立。則。可。視。政。略。上。之。利。害。而。擇。行。之。而。有。自。由。之。權。者。也。觀。於。有。賀。長。雄。氏。曾。以。此。事。按。公。法。立。論。茲。畧。述。其。言。如。左。

今日俄爲兩交戰國。而清國以其土地租借於俄國。供俄國戰爭之用。而予俄國以軍事上之利便。則日本可視清國爲應援俄國之國。其應援之。或爲土地。或爲軍隊。武器及軍用金。均可不問。而一律得視爲應援。具此性質以上者。則如左之二結果生。

一。既視爲應援國。則可不負尊重其中立之責。而於應援國之領域內。可得爲作戰動作之事。例如普法戰爭。爾克善孛卜許法國兵士得通過其國內。俾斯麥宣言。普魯士軍。不認爾克善孛卜爲中立地。今日日本亦以屬清國主權下之旅順。清國假於俄國。而俄國得使用其地。以與日本戰爭。日本不能默過。若是則若牛莊。若山海關及其他便宜各土地。日本爲軍事上之動作。亦可取得而使用之。是爲日本應有之權利。

二。清國既爲俄之應援國。則日本不僅不必尊重清國之中立。更進而可認清國爲

俄之副戰國。若是。即可以戰。開從事。或以海軍封鎖其港灣。或以陸軍陷其首府。皆在我權限以內可行之事。

又或先爲交涉。問清國果以旅順若滿洲鐵道。供俄國戰爭之用與否。若其回答中。無不許之言。或詞旨曖昧。則可以許與俄國推定。而即可認清國爲立於敵國之地位。

又或不取推問之勞。而從初爲條件之宣戰。即豫宣言。若清國有與俄國以作戰上。利便之事實。則日本當視清國爲敵國。是亦一法也。果如是。則或以主戰爲俄國。而先攻擊之。或以應援爲清國。而先討伐之。皆屬日本之自由。

又日本對於清國。用以上之權利與否。亦屬日本之自由。或於政略上。認有利益之時。即可使用以上之權利。否則以應援之國。而視爲中立國者。亦有之。例若數年前南非之戰。葡萄牙以鐵道供英國之用。而特蘭斯法爾國無認葡萄牙爲敵國之事。又若英國或與歐洲之一國開戰。依條約。英國得占領地中海之毛爾塔島。而供戰爭之用。然於土耳其國。仍不失爲中立者是也。

按此事。於公法當爲若何之辨難。以非本題所及。故不具陳。但既有此言。則有國者。即可視租借土地爲一極重大之事。何也。以旅順爲例。則凡若威海之借於英。膠州灣之借於德。廣州灣之借於法。等若萬一彼租借之一國。與或一國開戰。或之一國。適以取清國土地於軍事上爲有利。則即可認清國爲應援其交戰國之敵國。而用兵不患無辭。縱其事未必果出於此。然出于此。與不出於此。其權在人。而不在我。則以土地借於他國者。實隱伏危險於無窮。吾願聞此雷霆之聲。而於畫租借土地之約之時。一知所大戒也。

故夫日本於芝罘海港。捕獲俄艦之辨明書。曰。此次日俄戰爭。清國地位。全屬異例。曰。兩交戰國。種種之戰鬪行爲。殆舉而行於清國之境內。曰。清國既非戰爭之當事國。而其境土之一部。則爲交戰地。一部則爲中立地。於國際法上。可謂一大變態。而其理實相矛盾。曰。爲欲保持清國之外國通商。及其他諸般之安謐。故制限交戰之區域云云。夫既以清國爲中立之國矣。固不當自承認之。而又自破壞之。可任意惟吾之所欲爲。然觀日本所言。一若清國之中立。其事理不當而已。有授人以口實之處。從而日本對

時局

於○清○國○之○中○立○亦○不○視○與○他○之○中○立○國○一○例○又○明○明○言○由○於○協○定○制○限○則○固○不○予○清○國○
 有○自○主○中○立○之○權○凡○此○又○可○以○見○日○本○之○用○心○者○也○要○之○清○國○中○立○為○各○國○及○日○俄○政○
 略○上○所○決○擇○之○一○產○出○物○耳○故○日○本○之○論○文○曰○清○國○之○中○立○無○迄○言○日○本○之○恩○惠○也○然○
 清○國○不○可○求○無○限○之○恩○惠○日○本○亦○不○能○為○無○限○恩○惠○之○施○與○嗚○呼○彼○滿○洲○政○府○方○欣○欣○
 然○以○為○得○脫○離○日○俄○戰○爭○之○風○波○而○曰○我○中○立○我○中○立○矣○而○烏○知○他○人○視○為○恩○許○之○中○
 立○夫○亦○大○辱○國○也○矣○

十

(未完)





政治

供奉省置論

官制議篇十二

明 夷

設官之制原以爲國爲民故美法之國無供奉之官而君主之國若俄德英日皆有宮內部以奉人主亦因時之義未可已者耶中國舊制若漢之九卿供奉官居其七後世雖畧加改正而尙無君國之別劉歆僞周官以天官冢宰之屬全爲供奉之官雖爲無義然歆生當漢世日見供奉官之多合爲一職實有類各國宮內部之意此亦據亂之進化者矣隋唐有殿中監義同宮內而統職不廣君國之官界未能分明惟宋制有客省使延福宮使景福殿使引進使東上閣門使西上閣門使皇城使宮苑左右驥驢內藏庫使左藏庫東西作坊使莊宅六宅文思使內園洛苑如京崇儀等使東西染院使供備副使內殿承制內殿崇班東西所供奉官左右侍禁左右殿直三班奉職備職而總統於宣徽院使凡郊祀朝會宴饗供帳檢視進奉皆歸焉其使職之崇比於樞密然

不與國政民政相雜。至清切矣。國朝率因明制。以內務府易內監。多以滿宰相大臣領之。專掌供奉一切。不與國事相混。亦擘畫分明矣。然如禮部工部太常太僕通政光祿鴻臚太醫之官。雖爲國政。實皆多爲供奉之職。猶未界限分明者也。若夫御前大臣。內大臣。宗人府侍衛處。鑾儀衛。上駟苑。奉宸苑。諸管陵寢官。諸管園官。及南書房。上書房。之備顧問。文淵閣。武英殿。校理之管書籍。護軍前鋒。左右翼之管宿衛。皆供奉之事。其內監則不待言也。惟各自爲職。內府大臣雖極權要。然不相統屬。故分職太多。而散漫無稽。未免難於總核整頓耳。日本宮內省有大臣。有次官。其大臣官房有秘書官。分三課。曰內事課。外事課。調查課。其屬有侍從職。則我國之御前大臣。領侍衛內大臣也。有式部。掌祭祀。則我之禮部。太常。光祿。兼樂部也。此外皇后太子有宮官。如漢制之有長秋詹事矣。其內藏寮掌皇室經費。調度局掌御用購買。御料局掌皇室財產。如我國之內務府矣。爵位局則吏部之職。大膳職則尙膳監也。主殿寮掌灑掃陳設。與調度局三者。我國則純屬之宦官矣。圖書寮則直文淵閣。武英殿者也。但除文淵武英外。內府圖書甚多。固應設專官理之。如古之祕書監矣。內匠寮則今工部之職也。惜不分官。主馬

寮則我國之上駟院。諸陵寮則我之看守陵官。以公爵爲之者。警察官則我國之護軍左右翼前鋒也。顧問官文事祕書官則我之南書房也。惟日本有帝室寶器主管其內大臣。則與我國名實同矣。其侍醫局則我之太醫院也。其學習院華族女學校。則我國之上書房咸安宮教習景山官學也。然日本教授數十人。妙選高才。假以四五六等高官爲之。不似我之苟焉矣。若其主獵局。御歌所。帝室會計審查局。則我國之所無也。自劉歆僞周禮倡惟王及后世子不會之說。而人主之用度無藝。故吾國無此官。此僞經說之最害國者。今此局不可不設矣。

今供御之官有三事最要者。第一當盡裁宦官而代以士人也。宦官之設。大地文明各國皆無。惟突厥有之。夫闈人而用之。最爲無義。爲中國大恥者也。孔子六經皆無闈人。後漢書襄楷傳曰。古無宦官。自漢武帝游於後宮。乃有宦官之制。此言至足據矣。劉歆生當漢世。習見宦官。僞爲周禮。乃創闈人。託之周公。後世遂以爲聖人之制。不可不用也。故在後漢則十常侍亡之。而仇士良之神策亡唐。童貫亡宋。魏忠賢亡明。今李聯英又將亡國朝矣。孔子於易稱勿用刑人。於禮言刑人不在君側。於春秋書闈弑吳子餘。

味。譏。近。刑。人。闖。人。出。身。既。賤。不。知。問。學。而。使。左。右。口。含。天。憲。未。有。不。作。弊。而。禍。延。國。家。者。也。肘。腋。之。下。城。狐。社。鼠。除。之。則。有。忌。器。之。難。不。除。則。有。亂。國。之。禍。禍。患。至。極。人。所。共。知。今。儼。供。御。之。官。必。先。首。除。此。義。無。俾。易。種。於。茲。新。政。也。所。有。宦。官。盡。行。裁。遣。代。以。士。人。昔。漢。之。郎。官。執。戟。持。壺。雖。孔。光。亦。爲。之。矣。使。人。主。親。學。士。大。夫。之。時。多。豈。不。勝。於。日。對。椽。靡。之。人。乎。此。方。今。亟。亟。之。第。一。事。非。徒。去。中。國。之。恥。辱。尙。爲。虛。名。實。則。除。方。今。之。大。禍。乃。爲。先。事。也。此。害。不。除。不。必。議。變。法。不。必。講。官。制。矣。求。亡。國。而。已。

一。設。供。御。總。官。即。以。內。大。臣。充。之。凡。內。務。府、宗。人。府、侍。衛。處、看。陵。寢。官、管。園。官、經。筵。官、南。書。房、上。書。房、奏。事。處、文。淵。閣、武。英。殿。書。籍。官、護。軍。前。鋒。左。右。翼、鑾。儀。衛、太。醫。院、奉。宸。院、上。駟。院、皆。統。之。或。即。以。奉。宸。院。名。之。其。屬。分。設。諸。司。以。調。查。諸。事。皆。設。總。辦。提。調。官。其。宗。人。府、侍。衛。處、南。書。房、上。書。房、各。重。職。清。班。如。戶。部。管。倉。漕。之。制。內。閣。兼。翰。林。之。官。權。雖。並。統。而。體。用。平。行。可。也。自。餘。則。爲。屬。官。矣。

一。如。宋。制。設。禮。儀。院。移。禮。部。祠。祭。儀。制。精。膳。三。司。之。職。鴻。臚。序。班。鳴。贊。之。司。太。常。協。律。之。事。光。祿。之。司。爲。之。長。官。名。爲。大。臣。或。曰。卿。輔。以。少。卿。參。以。糾。儀。御。史。其。下。設。祠。祭。司。

儀制司。精膳司。協律司。其鴻臚朝儀序班鳴贊。皆統於儀制司可也。此院雖歸內大臣所統。而體制與宗人府侍衛處仍用平行可也。糾儀御史或用古名殿中御史。

一添設宮內會計調查局。掌總核宮內諸費。而定其預算決算之額。以大臣充之。體制平等。

一添設營造處。掌宮內營造之事。其陵寢行宮有所造作皆歸焉。以大臣充之。其屬有工師技手。移工部所掌宮內之大工爲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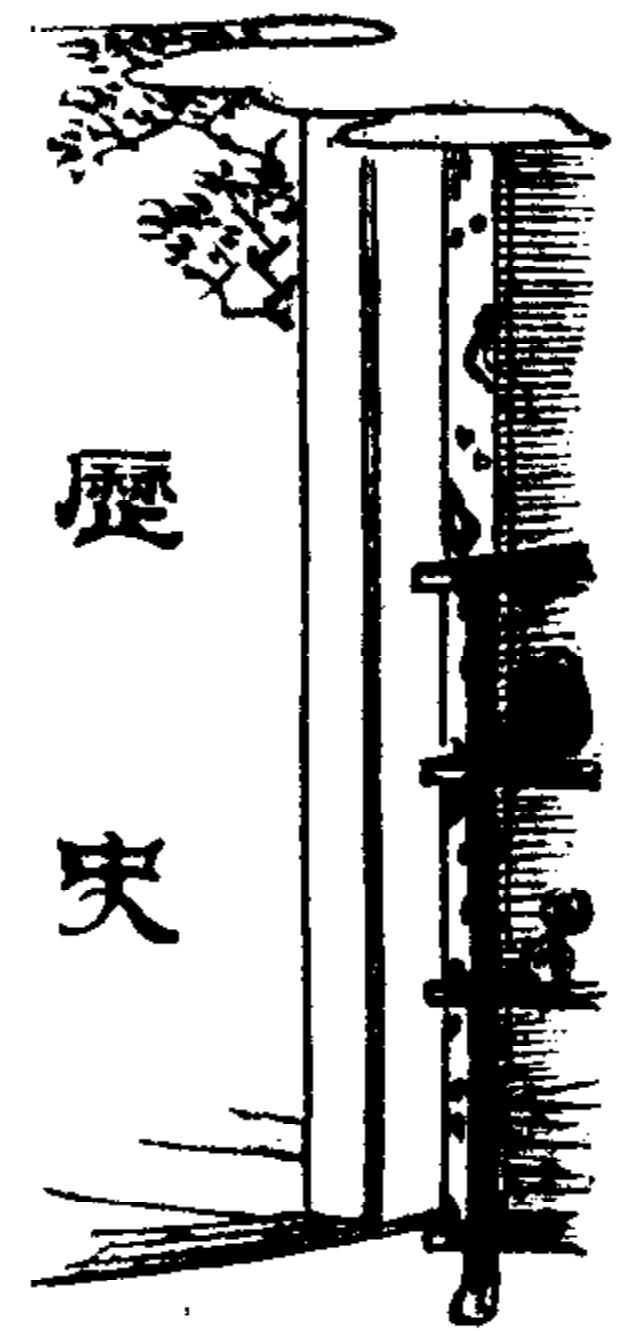
一添設食采院。掌內府所有之庄田而經營之。以大臣充之。國朝御供不取諸民。不取諸戶部。於君國民之界。最爲分明。惟少取關鹽。以供御用。自古所無也。昔有庄田。若整頓之。所入不少。不足則奉天之林礦無垠。皆可採爲供御。不患困乏也。

一添設殿中監。名曰總監。或名大臣。掌宮內諸殿及城外諸行殿灑掃陳設之事。除宦官而以士人代之。

若行此乎。則宮中府中皆有分限。君與國民不相亂職而供御者。昭其誠敬。治民者竭其才明矣。

(完)





歷 史

中國人種攷

(續第五十四號)

觀 雲

中國人種之諸說

丙之言如是。其述崑崙之事。猶之印度之言北俱盧州也。印度婆羅門教徒以爲世界之天國在喜馬拉亞山之北方。即所謂北俱盧州。其語之所由來。實兼太古之神話與其後人之理想而成。原夫印度人種。蓋從喜馬拉亞山之高原而進入者。其祖國蓋在喜馬拉亞山之北。後人不忘其祖國。世愈久。傳說愈多。益以種種附會之談。此與夫中國之言崑崙頗近之。夫中國人種。其與崑崙必有關係之故。其言誠然。然所謂與崑崙有關係者。其果起自崑崙之下乎。抑東來而道出於崑崙乎。夫中國之言崑崙。尤以涉黃帝之事爲最多。故仍不能探黃帝之行蹤。如日本有賀長雄之言。蓋謂黃帝起於崑

中國人種攷

崑○崙○之○下○率○其○部○族○而○東○徙○者○而○如○拉○克○伯○里○之○言○則○黃○帝○當○道○出○崑○崙○之○下○夫○如○古○書○載○黃○帝○崑○崙○山○採○玉○赤○水○遺○珠○而○崑○崙○當○太○古○之○時○其○玉○榮○實○浮○出○於○地○面○而○呈○瓊○瑯○煥○爛○之○光○故○古○人○過○此○寒○裏○而○不○勝○賞○羨○遂○以○此○為○華○胥○之○國○而○於○古○史○遂○流○傳○於○崑○崙○之○上○有○黃○帝○巡○遊○之○宮○焉○似○黃○帝○非○屬○崑○崙○土○著○之○君○且○於○崑○崙○之○外○實○又○有○黃○帝○之○迹○如○山○海○經○所○載○於○西○荒○有○軒○轅○之○國○軒○轅○之○邱○軒○轅○之○臺○又○言○黃○帝○使○冷○淪○自○大○夏○之○西○取○竹○於○解○谷○大○夏○即○漢○時○大○月○氏○所○移○居○之○地○漢○書○言○大○月○氏○西○徙○大○夏○都○媯○水○北○為○王○庭○媯○水○即○今○阿○母○河○縛○芻○河○會○之○縛○芻○河○隋○書○稱○烏○濟○水○入○阿○母○河○而○出○阿○拉○爾○海○其○源○發○於○葱○嶺○之○北○然○則○以○地○勢○言○之○由○大○夏○越○葱○嶺○即○至○崑○崙○沿○崑○崙○之○北○麓○進○入○中○國○即○漢○時○通○西○域○之○南○道○由○大○夏○而○西○南○通○波○斯○即○至○古○代○迦○勒○底○之○地○故○若○由○迦○勒○底○至○崑○崙○而○入○中○國○則○大○夏○實○為○必○經○之○道○而○於○古○史○黯○黑○之○裏○已○留○有○一○黃○帝○之○足○迹○於○其○間○是○則○其○事○之○可○異○者○焉○且○中○國○古○代○於○亞○洲○西○南○隅○諸○國○實○多○有○相○接○觸○之○迹○而○與○迦○勒○底○相○同○之○事○尤○多○如○桔○槔○莊○子天地篇述○其○製○所○謂○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洗○湯○而○其○物○原○始○非○躬○自○中○國○為○中○國○最○古○時○代○機○器○之○輸○入○而

於埃及之古碑中已見之。又山東紫雲山武梁祠石刻之古物。今攷見其為亞述式。亞述蓋即在古代迦勒底之地。又桃之一物希臘稱為波斯之果。歐洲當古代時蓋無桃。印度當梵語種族移住之始亦尚無桃之名。希臘之有桃蓋與波斯交通而得之。而中國古代亦知有桃。山海經邊春惟其始有不知何時然則桃之一物果為中國之產物而移植於波斯歟。抑由波斯移植同於後世之蒲萄苜蓿胡麻胡瓜胡豆胡葵胡蒜胡桃安石榴撒夫藍耶悉茗茉莉花等。南方草木狀記耶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海人憐其芳香競植之西陽雜俎之野悉蜜即耶悉茗為素馨科之一種皆自外國而輸入於中國歟。而古代波斯實兼有迦勒底之地。又與迦勒底巴比崙相同之事。如巴比崙呼精靈之名為三與中國神祇之祇音合。又中國古音呼鬼為幾。列子說符篇楚人鬼而越人禩其音亦近。又若巴比崙古文之朴中國為北巴比崙古文之金中國為金而金字之音兩地皆同。又迦勒底稱沙士即中國之甲子。桃源張相文發見此皆略舉之而其相同之處已若有不可解者。且於茫漠之古代今當我國人類攷古之學皆未昌明實無確實可舉之事。其可舉者一為古書一為言語文字器物事迹。而若丙所言但憑古書之一種而徵諸言語文字器物事迹則與迦勒底實多有相同之故。縱

所謂言語文字器物事迹之相同未必即爲人種同一之一鐵證然其間必有若干關係之故固無可疑也且丙所言又多主山海經而拉克伯里以爲山海經與巴比崙一古史相同今未能一較二者之書然如拉氏所言則其間必有相同之事者可知夫丙之言其於言進入中國而後之狀固多可信矣然於未入中國之前雖未敢以迦勒底移來之說爲必然亦終不能屏棄而付之不錄耳

夫果以崑崙之下爲吾祖國之所在歟如是而即當有一繼起之問題焉曰屬何種族是也據昔時希臘人所指中亞洲一帶之民種蓋稱爲斯幾天 *Skythen* 斯幾天者蓋

從射箭之義而出斯幾天爲獵射之俗可知顧其所指之地域甚爲廣漠又其所包之種族亦多殆若今人對於白種阿利安族而稱黃種爲丟那尼安族相近中國人種其與斯幾天爲同種無疑然此係一大種族之總名而固未嘗析言之也而於中國書之可攷者當漢時占布於崑崙附近其最強盛之種族有二一月氏種一塞種史記漢書俱言月氏始居敦煌祁連間當秦始皇之時月氏號稱強盛其後爲匈奴烏孫所破漢書匈奴傳冒頓遺漢文帝書云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至西方求月氏擊之

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力強。以滅夷月氏。盡斬殺降下定之。又史記大宛列傳。冒頓攻破月氏。至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按老上單于殺月氏王當即漢書所謂烏孫莫自請。特甚至以其頭為飲器。觀下文過宛西擊大夏其事自明。蓋月氏一為冒頓所破。僅走塞地。再為烏孫借匈奴兵所破。始走大夏。史記於此事文筆飄忽。失之漏略。今取漢書互攷。因定為當日事迹。如此願與讀史人共詳參之。漢書張騫傳。張騫言。烏孫王昆莫父難兜靡。為大月氏所攻殺。子昆莫新。生傅父布就也。字翎侯。抱亡置草中。為求食。還見狼乳之。又烏銜肉翔其旁。以為神。遂持歸匈奴。單于愛養之。及壯。使將兵。數有功。時月氏已為匈奴所破。西擊塞王。塞王南走遠徙。月氏居其地。崑莫既健。自請單于報父怨。遂西攻破大月氏。大月氏復西走。從大夏地。崑莫略其眾。因留居。史記傳張騫不過五十六字而止。張騫此言雖亦載於大宛列傳。然較漢書為略。又以殺昆吾父難兜靡為匈奴事。與漢書異。今從漢書。由是觀之。月氏當日蓋已近漢。而在甘肅之地。敗於匈奴。烏孫始棄其根據之敦煌。祈連間地而走。塞地再棄。其根據之塞地而走。大夏然以敗奔之眾。其始能擊走塞王。其後又能略定大夏。再立國家。而分建五翎侯。河山雖殊。而種族猶興。不可不謂月氏人種之特色也。又其時大族西徙。而其餘民族仍多留遺。而繁衍於其地。今猶可稽其痕迹於史冊之間。史記漢書竝云。月氏遠去。其餘小眾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後漢書。湟中月氏胡。

中國人種攷

五

其先大月氏之別也。舊在張掖酒泉地。月氏王爲匈奴冒頓所殺。餘衆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入南山阻。依諸羗居止。遂與共婚姻。及驃騎將軍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而與月氏互競爭者。爲烏孫。烏孫種族始亦居於敦煌。祁連間。於中國古史。當爲允姓之戎。左傳襄十四年。昔秦人迫逐吾離於瓜州。昭九年。允姓之姦。居於瓜州。漢書地理志。敦煌下杜林。以爲古瓜州。師古曰。即左氏傳所云。允姓之戎。居於瓜州者也。其地今猶出大瓜。漢書張騫傳。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俱在祁連敦煌間。小國也。大月氏攻殺烏孫崑吾父難兜靡。奪其地。荀濟論佛教表。塞種本允姓之戎。世居敦煌。爲月氏迫逐。由是言之。敦煌古爲瓜州。烏孫古爲允姓。烏孫之與允姓。音既相近。而所居之地亦合。而其種則當爲塞種。烏孫稱其君之名。其末尾皆有靡之一音。或作彌。其義殆指爲君。烏孫昆莫。亦書昆彌。又有軍湏靡。難兜靡。獵驕靡。昆莫名。泥靡。翁歸靡。元貴靡。鷓靡。星靡。雌栗靡。伊秩靡。安犁靡。烏犁靡。等。而吾離之離。獵驕靡。其音亦近。靡彌。烏孫祁連敦煌間之根據地。爲月氏所奪。而後烏孫還破月氏報仇。而奪其地。即漢書所載烏孫昆莫借匈奴兵攻破月氏。留居其地而自立者也。按史記以攻殺烏孫

王昆莫父爲匈奴事。又以爲二次攻破大月氏。皆匈奴事。如是則月氏烏孫一無交戰。而漢書何現。出月氏烏孫間。一大波瀾。若從史記。則漢書爲捏造。若從漢書。則史記爲疏漏。今頗不能從。史記而其國境。漢時以伊列河以北爲伊列國。屬匈奴。河南盡烏孫地。伊列後曰伊麗。曰亦列。曰益離。今作伊犁。皆一音之轉耳。烏孫民族當爲塞種。史記不言塞種。而漢書言烏孫。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故烏孫民有塞種。大月氏種。塞種與大月氏種。漢書已明分爲二。其爲異民族。可知。今試畧攷此二種。族所建立於西域諸國。大月氏種於大月氏外。有康國。隋書。康國。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爲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其國左右諸國。竝以昭武爲姓。唐書。康者一曰薩末鞬。亦曰颯秣建。元魏所謂悉願萬斤。君姓溫。本月氏人。枝庶分王。曰史。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世謂九姓。皆氏昭武。又有史國。隋書。史國。舊康居地。其王姓昭武。俗同康國。北康國。南吐火羅。西那色波。東北米國。唐書。史或曰佉沙。曰羯霜那。康居小王蘇離城故地。史國爲九姓之一。而安。曹。石。米。何。火。尋。戊。地。皆各自有國。其名均見於隋唐書。是皆爲月氏種。族所分。

立之國。又康居之西北有奄蔡。與康居同俗。又後漢時阿蘭聊屬康居。嚴國屬康居。粟弋國屬康居。魏書謂粟特國。在葱嶺之西。古之奄蔡。是數國者。或與月氏爲同種族。而昭武城在漢張掖。今之甘州。蓋月氏種族昔時居住之地也。塞種於烏孫外。有休循。捐毒國。漢書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又休循國。王治烏飛谷。在葱嶺西。東至捐毒。衍敦谷二百六十里。捐毒國。王治衍敦谷。東至疏勒。南與葱嶺屬。西上葱嶺。則休循也。北與烏孫接。民俗衣服類烏孫。本故塞種也。又有大夏。罽賓。至南印度。及大宛以西諸國。又于闐人亦當屬之。漢書言大月氏西臣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據此則大夏雖爲大月氏所擊散。然其種族仍南徙建國。而與大月氏種錯立於其間。蔓延及南印度。大夏之地。其後有吐火羅者。玄奘西域記作覩貨邏。冊府元龜。唐開元七年。吐火羅國上表。獻通天文之人。大慕闍。稱其人智慧幽深。博學洽聞。問無不知。而其國與大月氏種。史國即大月氏種九姓之一之國南北接境。唐書。史國南四百里。吐火羅也。有鐵門山。左右巉峭。石色如鐵。爲關以限二國。今學者以吐火羅爲古代居波斯境上葱嶺山脉中一有文化之種族。如是當與原居大夏之塞種爲同種。而自大

宛以西一大同俗自當推爲塞種又里台爾氏從于闐印度言語上之關係而攷于闐人爲近于印度之阿利安種自亦當屬之塞種者此月氏種與塞種分國之大略也又試進攷此月氏種與塞種固當屬何之種族乎大月氏種學者立說紛紛不一或以爲月氏屬印度阿利安種之峩史種按此說也大都以月氏與烏孫爲同種而烏孫今多認爲阿利安種故亦以月氏屬之阿安利種然月氏與烏孫觀中國史所載無同種之證故烏孫雖可認爲阿利安種而月氏又當自爲一種或又以爲月氏與土耳其同種按土耳其爲古之突厥突厥爲匈奴之一支周書突厥傳突厥蓋匈奴之別種而匈奴即古之山戎獫狁葷粥史記匈奴傳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葷粥居于北蠻匈奴居中國之北方而月氏居中國之西方漢時匈奴破月氏匈奴種族始延及中國之西又匈奴俗尙武而淺於文化大月氏反是徙居大夏樂其土地之肥卒不復報匈奴之仇而爲播宣佛教著名之國於佛教史上有名之迦膩色迦王者即月氏國之君雖追溯其上或與匈奴同出一種然大種族或同而漢時之月氏種固與匈奴種有別或又以爲月氏與西藏同種是說也蓋以古時湟中諸月氏羌實蔓延於西藏然中國古書有氏有羌氏羌亦自有稍別惟

西藏當屬羌種而亦有月氏種混入其間者事無可疑然則以月氏為與西藏同種者固較有據歟而烏孫種當屬塞種其容貌有甚異者漢書西域傳烏孫下師古云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又烏孫即古允姓之戎允姓之戎其別為陰戎又為陸渾之戎自周襄王時子帶召狄由是始居於陸渾

顏師古謂今伊闕南陸渾山川是其地

晉文公攘戎狄居於西河圖洛之間號曰赤狄白狄赤白之名蓋以

其人種顏色而付之古時亦概稱為犬戎中國古史稱其祖為白犬白犬有二牡牡是為犬戎云云此雖醜詆之詞非史實然其為白色人種於此可知又史記云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國雖頗異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鬚髯善市賈爭分銖俗貴女子女子所言而丈夫乃決正其地皆無絲漆由是觀之其人種之標識既與我種人大異而其俗貴女子無絲釀葡萄酒史記於大宛安息皆云有葡萄酒又云宛左右以葡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數十歲不敗俗嗜酒其文字畫革旁行史記安息畫革旁行以為書記畫革與古代西洋之羊皮書同旁行今西洋文字皆旁行也其風俗文化殆無一與我相類而與阿利安種接近顏師古以塞種為即佛之釋種漢書張騫即佛經所謂釋種者塞釋音相近本一姓耳又漢書西域傳屬賓下師古曰即所謂釋種者也亦語有輕重耳塞種近阿利安種而佛本出自印度之阿利

安種又今人寶應劉氏以塞種爲即塞米的種蓋亦與阿利安種近者然則以今人種分類之用語言之而區別其大種族月氏種蓋屬東洋之黃種而塞種則屬西洋之白種也夫我人種自移居中國後固畫然自爲一種族然以大種族而言固爲東洋之黃種且姑以崑崙之下爲吾祖國當日移入於中國者不過其一支而同族之人必尙多留居於其間然則崑崙附近諸種族與我種族上世或有統屬相連之故而攷之去古不遠之漢世其間最強盛之種爲月氏種與塞種塞種或與我種殊異而所謂大月氏種果與我種人有關係與否是則定崑崙爲祖國之說之後而不能不加之攷論者也

(未完)





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續第五十四號)

中國之新民

第八章之續

第二節 乾嘉間

吾論近世學派。謂其由演繹的進於歸納的。饒有科學之精神。且行分業之組織。而惜其僅用諸瑣瑣之考據。然則此學派之所以不盡其用者。原因何在。曰。是不一端。而時主之操縱其最也。自康雍間屢興文字獄。乾隆承之。周納瘞酷。論井田封建。稍近經世先王之志者。往往獲意外譴。乃至述懷感事。偶著之聲歌。遂罹文網者。趾相屬。又嚴結社講學之禁。晚明流風餘韻。銷匿不敢復出現。學者舉手投足。動遇荆棘。懷抱其才力。智慧無所復可用。乃駢轅於說經。昔傳內廷演劇。觸處忌諱。乃不得已專演封神西游牛鬼蛇神種種詭狀。以求無過。本朝之治經術者亦然。銷其腦力。及其日力於故紙。

之。叢。苟。以。道。死。而。已。進。化。學。家。言。諸。動。物。之。毛。羽。為。特。別。彩。色。者。皆。緣。夫。有。所。避。而。假。以。自。衛。淘。汰。久。之。而。彩。異。遂。獨。發。達。輒。近。漢。學。之。昌。明。稟。茲。例。也。流。風。既。播。則。非。是。不。見。重。於。社。會。幽。眇。相。競。忘。其。故。矣。嗚。呼。斯。學。之。敝。中。國。久。矣。顧。以。二。百。餘。年。瑰。材。軼。能。之。士。之。腦。識。所。集。注。固。一。代。思。想。之。淵。海。也。可。以。無。記。乎。

吾。曾。以。桴。亭。楊。園。比。諸。宋。之。泰。山。徂。徠。此。言。其。學。之。相。近。耳。若。以。一。代。學。界。上。位。置。論。之。則。閻。胡。二。子。可。比。孫。石。定。宇。東。原。其。濂。洛。也。高。郵。父。子。其。晦。菴。也。閻。胡。為。漢。學。祖。崑

山。亭。林。可。謂。祖。之。所。自。出。閻。胡。之。學。實。非。傳。自。崑。山。但。言。漢。學。者。多。誦。法。崑。山。故。吾。強。名。之。其。儼。然。組。織。箸。學。統。者。實。始。乾。隆。朝。

一。曰。吳。派。一。曰。皖。派。吳。派。開。祖。曰。惠。定。宇。棟。定。宇。之。先。有。何。義。門。焯。陳。少。章。景。沈。歸。愚。

德。皆。尚。通。洽。襍。治。經。史。文。辭。定。宇。承。其。祖。元。龍。周。惕。父。天。牧。士。奇。家。學。益。覃。精。經。術。世。稱。吳。

中。三。惠。定。宇。著。九。經。古。義。周。易。述。明。堂。大。道。錄。古。文。尚。書。考。左。傳。補。注。皆。精。博。有。心。得。

其。弟。子。最。著。者。曰。江。艮。庭。聲。余。古。農。蕭。客。王。西。莊。鳴。盛。錢。竹。汀。大。昕。王。蘭。泉。昶。艮。庭。為。尚。書。集。

注。音。疏。古。農。為。古。經。解。鉤。沈。雖。罕。下。己。見。而。搜。討。之。勤。有。足。稱。者。王。錢。益。推。其。術。以。治。

史。學。西。莊。有。十。七。史。商。榷。竹。汀。有。廿。二。史。考。異。皆。其。支。流。也。蘭。泉。著。金。石。萃。編。以。金。石。

釋經者宗焉。教於揚州。則有汪容甫。中劉端臨。台稍稍上證諸子。汪所著述學有荀卿通論劉著荀子補注古農弟子曰江鄭堂。藩撰國朝漢學師承記。清儒家法流派。可得而稽焉。亦一學史也。晚派開祖曰戴東原。震東原生休甯。章炳麟氏謂休甯於江南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學深邃。言直覈而無蘊藉。蓋地理感化使然也。清代漢學閻胡作之。惠氏衍之。戴氏成之。東原少受學婺源江慎修。永治小學禮經算術輿地。皆深通。復從定宇游。傳其學。著東原集。孟子字義疏證。方言疏證。考工記圖。聲韻考。聲類表。爾雅文字表等。而關於歷算水地之著述猶多。其論學曰。『經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辭也。所以成辭者字也。必由字以通其辭。由辭以通其道。乃可得之。』乾嘉間學者以識字為求學第一義。自戴氏始也。其鄉里同學。有金輔之。榜程易疇。瑤田後有凌次仲。堪廷及三胡。匡衷承咸善治禮而易疇尤明水地聲律工藝穀食之學。而皆取師資於東原。東原弟子著者曰任幼植。大盧抱經。文昭孔巽軒。廣森幼植為小學鉤沈。抱經專事校勘。大戴記逸周書荀子方言釋名春秋繁露白虎通。皆所讐定。此外尙古書自是可讀焉。巽軒始治公羊。為言公羊學者之祖。然今文家弗善也。其尤著者曰金壇段若膺。玉高郵王懷祖。念孫若膺著說文解

字注、六書音均表。許學之淵藪也。懷祖著廣雅疏證。經傳釋詞。以經傳諸子轉相證明。凡諸古書文義詰籀者悉迎刃而解。以授其子伯申引作經義述聞。訓詁之學至是圓滿矣。近世俞蔭甫樾為古書疑義舉例。稟高郵學而分別部居之。而最近則馬眉叔建

著文通亦憑藉高郵。眉叔著書時。余在上海。居相隣。往往有所商榷。知其取材於經傳釋詞古書疑義舉例者獨多也。創前古未有之業。中國

之有文典自馬氏始。推其所自出則亦食戴學之賜也。當是時天子方開四庫館以藻

飾太平而東原實總館事。四庫書目提要。其大部分出東原手。紀文達尸其名耳。彼之學既足以睥睨一世而復祭酒

於首善之區以是戴氏學掩襲天下。清之漢學家大率專事考據。不復與宋明儒者爭

席。惟東原著孟子字義疏證及原善以其心得者以與新安姚江爭。則亦持之有故。言

之成理。其言曰。『君子之治天下也使人各得其情。各遂其欲。君子之自治也情與欲

使一於道義』而極言無欲為異氏之學。謂遏欲之害甚於防川焉。此其言頗有近於

泰西近世所謂樂利主義者。不可謂非哲學派中一支流。雖然人生而有欲其天性矣。

節之猶懼不賤而豈復勞戴氏之教。猥升木為也。二百年來學者記誦日博而廉恥日

喪。戴氏其與有罪矣。以上叙傳授派別。頗採章氏廋書。而增補之且自下斷案。著者附識。

吳皖派別之說。出自江氏漢學師承記。而章氏辨之尤嚴。章氏謂吳學好博而尊聞。皖學綜形名任裁斷。此其所以爲異諒也。雖然東原固嘗受學於惠氏。則吳皖可云同源。戴之視惠猶惠之視閻胡也。故清之休甯可比明之姚江。姚江出而舉天下皆姚江學。即有他派附庸而已。休甯亦然。乾嘉間休甯以外之學術皆附庸也。雖然其學實僅盛於江左。江左以外各省學子。雖往往傳習。然不能成家。其稍有系統之可言者。則孔異軒以其學衍於山東。繼起者有郝恂九懿行桂未谷馥皆卓然成一家言。侯君模康以其學衍於嶺南。阮芸臺元督粵創學海堂輯刻皇清經解。於是其學風大播於吾粵。道咸以降江浙衰而粵轉盛。雖然名家者無一焉。最著爲陳蘭甫澧。謬溝合漢宋以博創獲之譽。其細已甚而去戴學抑愈遠矣。

其時以大人先生而鼓吹左右茲學最有力者。曰紀曉嵐。陶阮芸臺元畢秋帆。沅然皆不能自名其家。其著述或多假於食客之手。於學界殆不足道。而紀氏以佞幸處向歆之地位。苟媚時主。微詞尖語。顛倒黑白於人心。風俗所影響固不細也。

惠戴之學固無益於人國。然爲羣經忠僕。使後此治國學者省無量精力。其勤固不可誣。

也。二百年來諸大師。往往注畢生之力於一經。其疏注之宏博精確。誠有足與國學俱不朽者。於易則有惠氏棟之周易述。江氏藩之周易述補。張氏言惠之周易虞氏義。於書則有江氏聲之集注音疏。王氏盛鳴之後案。孫氏衍星之今古文注疏。於詩則有馬氏辰瑞之傳箋通釋。胡氏珙承之後箋。陳氏奐之傳疏。於禮則有張氏言惠之圖。胡氏翬培之正義。於周禮則有孫氏。今人詒讓之正義。於春秋左氏傳則有劉氏淇文之正義。公羊傳則有陳氏立之義疏。穀梁傳則有鍾氏文烝之補注。於論語則有劉氏枏寶之正義。於孝經則有皮氏。今人錫瑞之鄭注疏。於爾雅則有邵氏涵晉之正義。郝氏行懿之義疏。於孟子則有焦氏循之正義。類皆曠古絕作。蓋取精多用物。宏時代使然也。西諺曰。羅馬非一日之羅馬。吾於陳碩甫之毛詩。胡竹村之儀禮。陳卓人之公羊。孫仲容之周禮。見之矣。其在十三經以外者。則如孔氏森廣之大戴禮記補注。龔氏正麗之國語疏。陳氏立之白虎通疏證。朱氏曾右之逸周書校釋。其功皆足多焉。若段氏之說文。王氏之廣雅。尤為茲學之中堅。前簡論之。今不具也。

以上為乾嘉間學統之正派。

其時與惠戴學榘敵者曰栢城派方東樹著漢學商兌抨擊不遺餘力其文辭斐然論鋒敏銳所攻者間亦中癥結雖然漢學固可議顧栢城一派非能議漢學之人其學亦非惠戴敵故往而輒敗也桐城派鉅子曰方望溪苞姚姬傳甯方姚固文人而自謂尸程朱之傳其實所自得者至淺薄姬傳與東原論學數牴牾故經學家與文學家始交惡云自宋歐陽廬陵有因文見道之說厥後文士往往自託於道學平心論之惠戴之學與方姚之文等無用也而百年以往國學史上之位置方姚視惠戴何如哉

自康雍以還號稱以朱學名家者若熊賜履陳宏謀陳鵬年楊名時朱軾李紱孫嘉淦大率皆以高位負時望承風者固以大儒之號奉之實則於學界不有影響蓋宋學之微久矣方姚以後益更不競其間惟王白田懋著朱子年譜考異真治朱學者一人而已

唐鑑著國朝學案小識專持門戶而派別紊亂文體拙劣等諸自郛也

復有浙東學派者與吳派皖派不相非其精闢不逮而致用過之其源出於梨洲季野而尊史其鉅子曰邵二雲晉全謝山祖望章實齋誠學二雲預修國史以記誦之博聞天下在國史館中先朝史冊以數千計總裁問以某事答曰在某冊第幾葉百不失一云江藩謂二雲卒而江南之文獻亡云謝山於明末遺

事。記載最詳。故國之感。往往盈紙。南雷學統。此其一綫也。實齋爲文史通義。批郢導窾。雖劉子元。蔑以過也。其校讎通義。啓研究周秦學之端矣。吾於諸派中。甯尊浙東。趙甌北翼之廿二史劄記。其考據之部分。與西莊辛楣相類。顧其採集論斷。屬辭比事。有足多者。其派甯近於浙東。或曰。其攘章實齋遺稿者過半云。無左證。不敢妄以私德。讖前輩也。其餘治史者多。率皆汲王錢之流。不足道。

乾嘉間王學之絕已久。中間惟羅臺山高有汪愛廬縉彭尺木紹升獨從王學入。而皆歸宿於佛門。臺山尺木。尤勇猛精進。大澈大悟。彼時代之。一異色也。其學不光大。影響蓋微。

(未完)



唐代西教之東漸

定 一



保。守。之。精。神。與。形。式。之。主。義。相。依。賴。亞。于。印。度。開。導。我。東。方。亞。細。亞。之。文。明。者。我。支。那。也。儒。教。實。適。合。于。我。國。民。我。國。民。遵。奉。為。正。學。為。唯。一。之。教。義。自。數。千。年。前。以。至。于。今。日。支。配。全。國。思。想。毫。不。想。及。于。現。實。世。界。外。眼。球。之。內。甚。至。循。從。古。先。聖。王。所。裁。定。社。會。之。制。度。外。無。有。異。意。然。則。宗。教。之。不。甚。發。達。非。無。因。也。誠。如。所。論。則。凡。欲。宗。教。之。發。達。而。現。世。又。不。圓。滿。不。如。意。必。不。可。也。何。也。欲。實。現。如。意。圓。滿。之。世。界。明。晰。其。根。據。而。其。理。想。的。世。界。于。現。世。終。不。得。見。超。絕。現。世。存。在。于。彼。岸。之。未。來。世。能。達。于。此。則。離。脫。一。切。現。世。之。繫。累。專。念。信。仰。力。之。外。實。與。究。竟。之。理。想。界。無。異。總。論。之。曰。宗。教。之。要。素。存。于。非。現。世。的。者。也。若。支。那。民。族。則。毫。無。非。現。世。的。自。古。至。今。為。絕。對。的。現。世。主。義。

因是遂生宗教不發達之結果。

支那古代之文化濫觴于北方黃河沿岸風物荒寒洪大慨乏天惠河水汎濫質朴無罪之蒼生驚愕恐怖唯以克己不撓之堅忍精神僅制天然而處人事于是自取實際的傾向觀外圍現象之變化鑄成一畏天拜天之想像零碎之神話存于今者不少就中可見其畏懼神人之異狀故宗教的觀念皆出于恐怖心于自然界之中心有祇虔上天冥想絕對無比之神靈管督下土賞罰人民之威力之信雖然其所謂神靈之本體者無邊無限不過爲茫昧空漠之一大影子常見于特點則足證其宗教的觀念尙頗幼稚更繙詩經等古書蒐緊關於宗教之事項不憚勞苦按其真義而闡明之曰「其民族之實際的質性以宗教心爲現實主義之使僕于拜神之間遺却實際之利害畏天威迎合其意務其預卜吉凶禍福支那民族之宗教的思想其萌芽已抉斷去愉悅來世彼岸全絕其跡以至功利求福之現世主義愈發達」人口增殖爲生計困難之根本的大原因故周末諸侯力征之事起其不絕者數百年而新厭世的思想發生老莊初爲南方之思潮更受地理的影響開思想界之一生面專主張消極的快樂

說○然○亦○不○免○執○拘○于○現○世○要○之○從○順○于○大○道○之○自○然○不○過○處○世○全○生○之○言○至○兩○漢○爲○國○民○之○休○養○時○代○歡○喜○于○物○質○的○饒○富○之○中○其○時○人○民○之○迷○信○頗○甚○老○莊○哲○學○之○外○則○道○教○實○支○配○當○時○之○人○心○其○教○亦○頗○淺○薄○毫○無○所○取○其○理○想○之○神○仙○非○精○神○的○爲○實○在○的○信○其○存○在○非○精○神○之○永○存○爲○肉○體○之○永○存○決○非○爲○隔○離○超○脫○現○實○之○物○質○界○者○也○受○老○莊○感○化○之○厭○世○的○思○想○兩○漢○以○後○方○與○國○家○之○紛○亂○及○社○會○之○究○竟○走○于○極○端○入○于○旁○逕○上○則○清○談○下○則○鍊○丹○使○人○渴○于○信○仰○煩○懊○不○堪○佛○教○自○東○漢○之○末○其○消○息○屢○傳○于○史○上○至○其○時○漸○趨○于○盛○行○求○僧○之○高○僧○遠○度○流○沙○經○典○之○翻○譯○盛○于○梁○以○後○蓋○宗○教○者○殆○由○根○柢○而○改○一○國○之○思○想○者○也○

要○之○在○于○支○那○者○儼○然○爲○宗○教○之○創○始○根○本○的○一○樣○之○形○式○則○回○顧○退○嬰○立○于○其○上○之○教○義○原○與○人○心○自○然○之○傾○向○相○背○馳○特○惜○其○沈○淪○于○非○常○不○幸○之○境○遇○救○濟○當○時○之○人○心○無○寸○功○以○故○外○教○再○乘○此○機○會○得○輸○達○逞○其○勢○力○常○得○多○少○之○歸○依○佛○教○已○然○祆○教○亦○然○摩○尼○教○亦○然○耶○穌○教○亦○然○回○回○教○亦○然○蓋○此○等○諸○宗○教○逕○庭○于○相○互○之○間○皆○備○確○然○之○形○體○非○若○道○教○之○淺○薄○也○而○諸○宗○教○之○來○實○在○于○六○朝○之○間○愈○盛○于○唐○代○下括符內凡有「」二字

爲 Anno Domini 即 After the year of our Lord。譯其意曰耶穌降生以後。即西歷也。著者附志

佛教之傳來今不贅。他諸教除回回教外。皆由西方波斯而來。耶穌教遠自大秦而來。今先就支那與歐洲之交通而略述之。

漢武帝以英邁之資。內雖極豪華。外則經略四方。遣張騫遠探西域。然防阻邊夷之志。終不得達。降至東漢和帝之世。始知西方有羅馬。永元九年。(97 A.D.) 西域都護使班超遣其將甘英往大秦。欲通之行。至條支。將涉海。未果。條支即小亞細亞。大秦即羅馬也。而彼國亦已知東方有支那帝國。當是時羅馬與卡司達司起。統治國內。以兵力平定四隣。遂建設一大帝國。文華日進。通商貿易之道。開與東洋諸國相交通。至桓帝延熹九年。(166 A.D.) 其帝安特尼亞士遣使通好於支那。故後漢書云。

桓帝延熹九年。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璠瑁。始得通。

耶穌基督之生。在于東漢之初。得勢于羅馬。共漸傳播于四方。其初虐待其信徒。故多自故國逃亡。西自大西洋。東至印度地方。離散于各地。又迅速其教之弘布。雖然。當時果入于支那耶否耶。無真考據。固不可得而知。惟支那與大秦之交通。其後不杜絕。次

第頻繁。三國之時。吳孫權召大秦國之賈人之來支那者。問其風土習俗。晉書大秦傳云。

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

彼我之交通。既知則耶穌教之消息亦宜知之。但散佚之史料吾不屑聞。

初羅馬之東都有教主內司安利亞司者。唱道新義。爲衆僧所詰責。遠謫而死。其徒堅守師說。竟成內司安利亞之一派。其教派東漸入于波斯。多信奉之。至波斯王夫哀洛基士遂定爲國教。置教主于塞爾其亞。敷化東方。其入支那也。關於前後之事項。支那毫無材料之資。不得求之于歐西。則委利耶摩孫氏所著中國總論記錄頗簡明。能得其要領。曰支那最始之耶穌教傳道之消息相傳在七世紀歸于內司安利亞派之功。續此碑實難憑據。且關於東方帝國教寺之記錄如花布利亞士之考覈本支離之註意。雖無甚價值。然讚美之歌聲在支那印度之域內湧出。時期使徒時代之後多歷年所庶幾不可不斷定。若夫以聖安馬斯全爲拓開首功之傳說。爲馬拉利亞教徒之間流布。在于教書類纂中。其不足信固不俟辨也。惟莫斯哈摩之所論「耶穌教者其廣

布于支那蒙古之時尙矣。決非爲安馬斯之力而依古者之傳道師。輸達于支那之左。證學者之所拾蒐亦頗多。固可信也。阿爾洛比亞士 (300 A. D.) 者于印度波斯支那就布教之布畫有所語。降至西歷五百五十年始齎蠶卵歸于君士但丁云。內司安利安派之一。耶僧嘗長在支那。然此必因布教赴于其地。非爲破天荒之談。當時耶穌教傳道之成功。範圍只任推測。雖然在暗黑古昔之悠遠歲月之中。屢爲光輝之閃射。其根源頗赫灼。內司安利安派之初入于支那時。期亦可確然測算。而在五百五年下也。明矣。何則。哀比塞沙士索比安西斯之所謂卡索利耶士沙利巴札基亞者。創設支那及沙馬爾干德之兩教區。傳于亞基烏士希拉士兩僧。而希拉士自五百五年至五百二十年爲內司安利安派之教長。亞基烏士于四百十五年爲塞利由其亞之大僧。正凡關於支那教區之事項。阿摩羅之印行散見于希拉士之宗教文書中。着手之次序在印度之後。

所謂五百五年者。梁武帝天監四年也。而耶穌教經波斯傳來。又明矣。波斯自古有索羅亞士帖利芝摩之一教。以敬火表天神。一名曰拜火教。當時其國耶穌教與此教並

行。今據魏書可見西僧之至極衆。內司安利安派之僧與波斯火教之穆護多少混入其中。各布教。雖爲推測。然似不謬。而前說愈確定。且兩教略同時。自同處傳來。後世則混同亦頗有因也。

耶穌教隱隱浸染于東方支那帝國之地。固然也。然公然入來實在唐太宗貞觀九年（634年）。前所述之內司安利安一派大秦之僧阿羅本（Alopen）特經像詣長安獻于闕下。以此爲嚆矢。阿羅本之入京也。太宗特遣宰臣房玄齡總仗于西郊以賓客之禮遇之。于內殿翻譯經。自問之。受其教。貞觀十二年秋七月詔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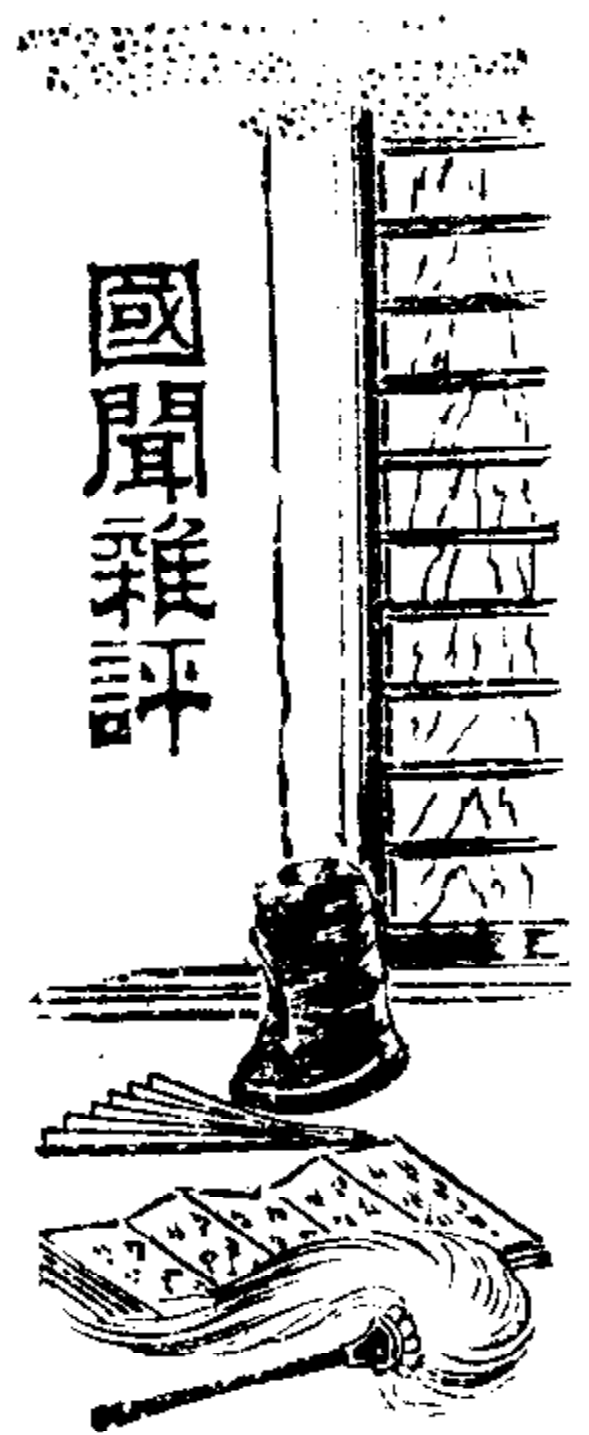
道無常名。聖無常體。隨方設教。密濟羣生。大秦國大德阿羅本。遠將經像來獻上京。詳其教旨。玄妙無爲。觀其元宗。生成立要。詞無繁說。理有筌忘。濟物利人。宜行天下。命有司于京之義寧坊造大秦寺一所。度景教之僧二十一人。其所以以景教名者。景碑中有云。一真常之道。妙而難名。功用昭章。強章景教。一之義。又命有司轉模帝之寫真于寺壁。

至高宗之時。置各景寺于諸州。仍尊阿羅本爲鎮國大法王。厚遇景僧。次第推廣于國。

中武后聖歷年中與佛教徒不相容生多少之騷擾自僧首羅含(Kieloh)及大德及烈(Kieloh)之盡瘁全頽廢幸維持絕紐降及玄宗最獎勵之寧國等五王親臨于大秦寺立壇場暫撓法棟再崇之時復正傾之道石天寶之初大將軍高力士送五聖(自高祖至睿宗)之寫真安置寺中賜絹百疋同三載大秦之僧佶和(Heloh)自遠而來詔羅含普論(Pulin)等十七人共于興慶宮修功德其寺院又賜御筆之額肅宗于靈武等五郡重建景寺代宗又因耶穌降誕之辰賜天香分御饌以表彰之德宗時事蹟雖無可見然常尊崇保護不怠歷代之帝王尊信不淺上既爲之倡而下益趨向之羣臣之中亦有奉之者如汾陽王郭子儀是也

(未完)





嗚呼四川教育界（飲冰）

蜀爲天府之國。而僻處內地。開化較後於中原。顧氣腴厚而沈雄。數千年來。往往一時代學風之所播。蜀之受影響者稍晚。而結果或有以優於他地。地理之感化使然也。近一二年。蜀中游學之風驟盛。舉國想望。謂其前途浩如也。不意有督學鄭沅請改教官以領學堂之議。

鄭沅奏議曰。

竊維教職一班。世稱清苦。（中略）查川省中小學堂。地方紳士管理。其中未嘗無實心任事者。而資望淺。輒爲人所挾持。其劣敗者則藉興學歛費。以公濟私。無所不至。兩年以來。學堂之無成效。大率由此。臣愚以爲與其用紳士。不如用教官。以名實則相副。以體制則較崇。且今日風氣。每立一學堂。即有一種新說謬論之書。流染于不覺。學校雖舊。明倫宣講。略具規模。若用教官。必能整飭士習。爲益實多。于是總理例支之費。即爲教官養

廉之資而覆試繳費之弊。可以永除矣。或謂教官平庸。慮於近時學術隔膜。據臣延訪所及。實不乏開爽敏練之員。亦實有請咨出洋游歷者。且皆優於文理。以之辦理學務。實無不宜。如或拘滯性成。不諳教育。尙有督臣及臣隨時糾劾。比之紳士暗中把持。無從深究者。爲何如耶。臣自按臨各屬以來。考試則控書斗刁難。學堂則控總理侵蝕。紛紛呈訴。究詰多端。默察情形。似宜因時變通。始有兩利而無一弊。且各屬學堂。尙多延緩未辦者。得此尤有迫之使不得不興之勢。(下略)

奏上奉硃批學務大臣知道欽此

嗚呼。此何語耶。此何事耶。今日中國社會百事無一不令人起厭世思想。其差強人意者。惟內地學堂勃興。求學者漸衆。一線生機。將於是乎。賴今日中國政府百事無一不迫人走於破壞一途。其稍維繫人心者。惟表面上於教育事業尙有獎厲而無摧壓。舉國志士姑容忍焉。冀以間接收效於將來。今此事何事耶。此語何語耶。督臣悍然請之。政府貿然諾之。鄭某而不知教職之不足以任學務耶。而請之則鄭某其休矣。毋煬竈學界爲也。鄭某而明知教職之不足以任學務耶。而請之則是借刀殺人。懼蜀學之有由枿而急急夷刈也。則甘心爲全蜀公敵而已。嗚呼。鄭某一人安足責而舉國之當道與鄭某同識見同手段者十而八九也。中國教育界之前途可知耳。嗚呼。毆天下人而

使。之。不。得。不。出。於。破。壞。者。彼。輩。也。夫。彼。輩。也。夫。

俄皇尼古刺士二世(續第五) (十四號) (觀雲)

抑論俄皇之生質。殆不免失之於柔弱者。觀其所任用之嬖臣而已可知矣。嬖臣者何。部沙富賴舍夫是也。夫日俄戰爭之局。以表面而論。實今之關東總督儼然若俄國極東之副王亞歷斯夫者釀成之。然試一觀俄國之內情。則亞歷斯夫者。實結托部沙富賴舍夫。而仰其鼻息。彼關東總督統掌極東海陸軍及外交之大權。誰付之乎。蓋部沙富賴舍夫之力也。部沙富賴舍夫極東之主。見以日本國小。必不敢戰。而威嚇已足以告成功。若萬一戰乎。以俄之海軍一舉而撲日本。而陸兵直掩滿韓之野。此部沙富賴舍夫所自信爲極東之爛。見而以博諸太公之賞識。及俄皇之信任者也。然大臣之中。若域堤蘭摩斯度夫格魯圖巴堅者。多持極東速戰之不利。而惟號稱極東通之亞歷斯夫。其所見獨與部沙富賴舍夫合以同心之故。發爲引力。部沙富賴舍夫遂力援亞歷斯夫。予以大權。以爲極東之事。可一告成功於其手。然部沙富賴舍夫於極東抱若是

之雄心者是果何爲乎。彼豈真爲俄國之國命。圖得不凍之良港於東方。而握東太平洋之伯權乎。非也。彼者出於一己營利之私心也。其爲一己營利者何乎。則以其組有探伐森林。開掘鑛產之會社於東方。以此一會社爲盡吸取東方寶藏之計。而爲俄國諸太公及俄皇開一絕大之富源。故皇族皆歡迎此政策。而出多額之資本金。部沙富賴舍夫得此。可成世界無敵之巨富。故滿韓之土地不肯稍讓分寸。而利用俄國之強大。以得遂其一人富貴之願者也。部沙富賴舍夫始爲無賴之人。負債纍纍。爲債主之所逼。其所經營之諸事業。又多不成。計無可爲。轉入仕途。乘幸運以猾智交結宮廷。遂得一躍而升於天。方其初揚名於俄國也。人多不知之。蓋以其平日之潦倒。人多不置之意中久矣。於北清事變以後。部沙富賴舍夫受俄皇之內命。巡視極東。搜索排擊域堤之材料。蓋操俄國數十年來莫大之權勢者。域堤其首屈一指之人。部沙富賴舍夫與軍人社會聯合。得信其言於俄皇。而域堤遂遭摺斥。內外軍人由是多歸心於部沙富賴舍夫。而致其尊敬焉。方極東事亟。俄國組織一絕東委員會。以處理東方之事。而部沙富賴舍夫即極東委員會之一人。而任書記長官。極東之事實由其一人所操縱。

而又爲極東大總督府之行政條例制定委員長。監督起草。故其實權在亞歷斯夫之上。常有不受皇帝之勅裁。而直發命令於亞歷斯夫。又竟有署用皇帝之名。以發送文書者。即中國之所謂矯詔是也。夫使部沙富賴舍夫得操若是之大權。然而其始固眇然一小臣。而初不得有分毫之勢力者也。誰實以大權予之乎。彼俄國諸太公生長。天家智識大都淺陋。故易爲部沙富賴舍夫之言所惑。若俄皇而果爲天亶聰明之人。天下蓋未有物不腐而虫能入之者也。抑綜觀俄皇之天性。實不能自立。而始終不能不倚特於一人。不觀乎彼之在青宮也。實大信坡鼈那士德夫之言。其後又一變而信域堤之言。至蠱惑於部沙富賴舍夫。又疏域堤而親部沙富賴舍夫。俄皇者。固所謂羞怯一如婦人女子之狀。彼奉其皇后之言爲惟一之信條。而於臣工之中。亦不能偏倚一人。蓋凡人之志氣不強固者。易爲其四周力之所同化。而小人遂得乘其間而入焉。夫以身爲人君。不能主動而常爲受動於人。之人則夫誤用政策。至於招國家危亡之禍者。雖曰左右諸臣之罪乎。而其罪之本原。實當歸之於人君之一身。何也。彼固不足當人君之任也。由此言之。然則若俄皇尼古刺士二世者。其爲人固何如也。

抑○夫○以○優○柔○無○能○之○人○而○居○君○位○則○宮○廷○之○間○往○往○黨○派○分○爭○而○各○以○其○君○爲○傀○儡○此○衰○亡○之○國○家○所○例○見○若○清○之○滿○洲○政○府○其○皇○帝○受○制○於○西○太○后○那○拉○氏○之○手○而○帝○黨○后○黨○分○新○舊○而○相○搏○擊○數○年○來○之○事○變○實○謂○帝○后○鬭○爭○之○歷○史○可○也○夫○以○醜○主○弑○后○亂○國○亡○家○屠○戮○善○類○塗○炭○生○民○極○淫○盡○奢○至○兇○窮○惡○妹○姐○比○而○生○慙○雉○嬰○方○之○蔑○矣○爲○東○方○歷○史○中○未○曾○有○之○惡○魔○那○拉○氏○其○柄○權○竊○勢○猶○若○是○其○隆○隆○者○雖○曰○此○惡○魔○固○有○絕○大○之○惡○才○乎○而○亦○清○帝○之○孱○弱○有○以○致○之○也○又○觀○朝○鮮○以○昏○昏○一○物○不○知○之○韓○帝○拱○居○深○宮○而○其○政○界○所○鬭○鬪○者○一○爲○嚴○嬪○派○一○爲○皇○太○子○派○即○閔○派○屬○嚴○嬪○派○者○若○趙○秉○式○李○容○泰○金○嘉○鎮○李○夏○榮○玄○暎○運○權○重○奭○康○洪○大○等○屬○閔○派○者○若○閔○泳○煥○朴○定○陽○朴○載○純○申○泰○休○閔○炳○奭○李○道○宰○等○嚴○派○以○嚴○妃○册○立○皇○后○爲○主○題○而○閔○派○反○對○之○蓋○皇○太○子○無○皇○孫○而○嚴○嬪○有○英○親○王○若○嚴○嬪○册○爲○皇○后○則○其○子○可○立○爲○太○子○而○爲○君○故○皇○太○子○派○以○阻○障○册○立○嚴○嬪○爲○主○題○皇○太○子○出○自○故○閔○后○而○皇○太○子○妃○亦○出○閔○家○皇○太○子○妃○以○有○手○腕○著○稱○敏○捷○伶○俐○令○人○若○見○閔○后○之○面○影○焉○故○其○勢○常○足○以○敵○嚴○嬪○而○韓○帝○爲○兩○派○之○所○操○縱○不○能○一○斷○欲○立○嚴○嬪○乎○尙○未○能○忘○評○爲○世○界○美○人○閔○后○之○餘○愛○而○有○所○不○忍○欲○不

立嚴嬪乎。則嚴嬪固日侍其旁。而有所不敢。於是左支右絀。任兩派之軋轢。而無可如何。李氏之末運。與夫愛新覺羅氏之末運。其宮廷之間情事不同。而其焚亂一也。而以觀陰秘不可測之俄皇宮中。皇太后與皇后。既分兩黨而相角逐。俄皇若居於齊楚兩大之中。而皇室中又有懷篡竊之心。而希冀非望者。則烏拉節彌爾太公與太公之妃是也。太公爲先帝亞歷山大三世之弟。而於今皇爲叔父。當歷山三世之病革也。召摩舍配克納將軍。使備兵。而詔之曰。若烏拉節彌爾有異志者。即捕縛之。以保護今皇。得即皇位。然歷山三世與今皇帝。皆不能褫奪烏拉節彌爾太公之軍職。蓋以太公甚得兵士之心。恐因而致變。太公部下常欲太公之攝政。若太公一旦得攝政者。必從而弑今俄皇。而太公得以即位。今俄皇與皇后。皆甚畏烏拉節彌爾太公。而謹備之。於千九百年。今俄皇之患腸疾也。皇后嚴禁除特選之侍醫三人。及英國看護婦一人之外。一切不得入帝之病室。今與日本戰敗之後。烏拉節彌爾或得乘事變而圖攝政。蓋不可知。俄國宮廷之中。其包藏之危險。固何如也。又何其與朝鮮與清國若相類似也。而試一觀此數國之國運。朝鮮國奄奄一息。名存實亡。殆在不足齒數之列。清國之滿洲政。

府○當○途○窮○日○暮○惟○知○偷○安○旦○夕○內○之○不○知○變○法○外○之○不○能○拒○敵○燭○盡○鐘○鳴○終○必○有○告○覆○亡○之○一○日○俄○固○夙○以○強○大○自○居○懷○藏○野○心○侵○略○無○已○今○也○與○日○本○戰○一○敗○再○敗○暴○露○其○無○能○而○舊○日○之○威○名○爲○之○墮○地○而○又○將○無○以○善○其○後○何○數○國○宮○廷○間○之○禍○患○相○似○而○其○瀕○於○危○亡○之○氣○運○又○相○似○也○然○而○此○數○國○者○皆○屬○君○主○專○制○之○政○體○君○主○專○制○之○國○其○國○之○盛○衰○治○亂○關○係○人○君○之○一○身○者○至○大○而○若○朝○鮮○之○皇○帝○清○國○之○皇○帝○與○夫○俄○國○之○皇○帝○雖○其○人○之○智○愚○高○下○各○有○不○同○而○其○所○處○之○境○遇○相○同○毋○亦○君○人○者○其○才○智○不○足○以○靖○亂○源○而○有○以○自○取○之○耶○試○挈○數○國○之○事○而○合○觀○之○然○則○若○俄○皇○尼○古○刺○士○二○世○者○其○爲○人○固○又○何○如○也○

當二十世紀開幕而日俄一大戰爭之事出現此戰爭而俄敗乎非特俄國之一國其局面大變而東亞之局面爲之大變全地球之局面亦爲之大變而皆於俄皇之一身有至大之關鍵焉故世之欲知俄國者尤欲先知俄皇之爲人而將據以斷未來之時局也因採隔週評論之言而又附以證論使觀世者有可擇焉云爾

(未完)

譯叢

二

五年者	二	一	四	七	一	一	三	二	
六年者	一	一	一	二	二	三	二	五	
七年者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二	五	
八年者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一	
九年者	一	一	一	一	一	二	一	三	
十年者	一	一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十一年者	二	三	二	三	三	四	一	一	
十二年者	二	一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十三年者	二	一	一	二	二	三	一	一	
合計	七	四	六	二	一九	六	八	三	四

合觀上表。則日俄之主力艦。皆未達十年者。惟俄國戰艦。有十一年者二隻而已。外此則盡屬少壯。其武裝。速力。彼此亦大略相同。非若中日戰爭時。我國主力艦之年齡。遜於日本。有十年以上者。是則彼此實勢均力敵。其孰勝孰負。固未易言也。

故以艦齡。既不能判兩者之優劣。勢不得不就兩者艦隊所有之實力。詳細調查。夫近世海軍戰鬪。上多主以戰艦為中堅。而輔之以裝甲巡洋艦及驅逐艦。此為正法。其巡

洋艦以下則專任平時之職務於戰鬥上不過略資其補助而已蓋以其艦體之構造適堪輕快敏捷之行動而其武裝不宜于戰鬥故也今由此主義觀察未戰前日本及俄國在於東洋之海軍為表如左。

(砲數)

艦名	噸	速力	十二 口徑	十 口徑	八 口徑	六 口徑	四 口徑	七 口徑	七 斤	水雷 管
戰鬥艦朝日	一五四四三	一八	四	：	：	一四	：	：	二〇	四
全 初瀨	一五二四〇	一九	四	：	：	一四	：	：	二〇	四
全 三笠	一五三六二	一八、六	四	：	：	一四	：	：	二〇	四
全 敷島	一五〇八八	一八、五	四	：	：	一四	：	：	二〇	五
全 八島	一二五一七	一八、五	四	：	：	一〇	：	：	一六	五
全 富士	一二六四九	一九、二	四	：	：	一〇	：	：	一六	五
日裝甲 巡洋艦出雲	九九〇六	二二	：	：	四	一四	：	：	二二	四
本 岩手	九九〇六	二二	：	：	四	一四	：	：	二二	四
全 淺間	九八五五	一八	：	：	四	一四	：	：	二二	五
全 常磐	九八五五	二三	：	：	四	一四	：	：	二二	五

日俄戰爭與中日戰爭之比較

三

斯羅俄

全	全	全	裝甲 巡洋艦 格林貝	全	全	全	全	全	全	戰 艦	全	全	全	全
巴楊	寥列	魯西亞	徐	列杜遜	伯士波路	波路打華	播巴魯士	波鼈打	士播里	春日	日進	八雲	吾妻	
七七二六	一〇九三六	一二一九五	一二三五九	一二九〇二	一〇九六〇	一〇九六〇	一〇九六〇	一二六七四	一二六七四	七七〇〇	七七〇〇	九八〇〇	九四五六	
二二	二八六	二〇	二〇	一八	一七五	一六三	一六六	一八	一八	二〇	二〇	二〇	二〇	
∴	∴	∴	∴	四	四	四	四	∴	∴	∴	∴	∴	∴	
∴	∴	∴	∴	∴	∴	∴	∴	四	四	一	一	∴	∴	
二	四	四	四	∴	∴	∴	∴	∴	∴	∴	∴	四	四	
八	一六	一六	一六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一四	一四	一二	一二	
∴	六	∴	∴	∴	∴	∴	∴	∴	∴	∴	∴	∴	∴	
二〇	∴	二二	二四	二〇	二〇	∴	∴	二〇	二〇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二	
二	六	五	四	六	六	六	六	五	五	五	五	五	五	

譯叢

四

俄合計一一隻

一二七二五八

……

二〇

八

一四

一三八

六
一三六

五七

日合計一四隻

一六〇四七七

……

二四

二

二四

一八四

……

二〇八

六五

日俄比較

●三隻

●三三四五二

……

●四

○六

●一〇

●四六

○六

●七二

●八

(備考)

表中之●所以示日本之多于俄國者○所以示日本之少于俄國者

觀上表所示。則日本主力戰艦。其實力之遠凌俄國者即隻數。則三噸數。則三萬三千餘。惟十尹之重砲。則比于俄國而少六。雖其十二尹者。比于俄而多四。然四與六之比。較尚少劣于俄也。雖然此兩種重砲。發射甚緩。約五分間始能一發。戰時大不適用。當戰時所最宜者。惟八尹及六尹之二種而已。八尹者。於美西戰爭時。世人已公認其效。果之巨。六尹者。則中日戰爭時。日本利用之。而收大功者也。此兩種利砲。皆日優俄劣。且諸艦之速力。則日本之戰艦及巡洋艦。皆無出十八海里以下者。俄國之戰艦。則少。

日俄戰爭與中日戰爭之比較

五

半屬於十七海里以下者則俄國之不競也。又豈亡因哉。

且彼俄國非徒主力之戰鬪艦及裝甲巡洋艦遠不逮日本已也。即驅逐艦亦以十三隻之少數而對日本十九隻之多數。其艦隊形製復複雜不一。與日本適作反比例。故日本於作戰上得以着着占優勢者也。總是以觀則俄國之致敗或亦非戰之罪者歟。日俄戰爭及中日戰爭日本海軍最初之行動。中日戰爭時彼日本之始終獲勝利者蓋以海軍行動之神速能制我之先機也。此次日俄戰爭亦復如是。不可不謂奇。然日本陸軍之行動能否自由全視其海上輸送之安否而決。苟不能掌握海上權則陸軍勿冀離三島一步。此其所以不得不先發制人掩敵不備以博海軍第一戰之勝利者殆勢使之然乎。

當日之中日戰爭。彼日本政府以其明治二十七年七月十九日。託英國代理公使。送最後之通牒於我政府。我政府未及還答。彼即於是日命聯合艦隊司令長官伊東氏。率其艦隊占安眠島附近之地。以爲根據。制朝鮮西岸之海面。及阻止我增加兵之輸送。伊東司令長官所需之設備。亦以是月二十三日出發。當時其艦隊之編制。分爲本

隊第一、第二游擊隊。及水雷艇隊之四。其自吉野、秋津洲、及浪速等艦組成之第一隊。以坪井少將爲司令官。委以前敵偵察之任。先本隊及各隊急發。二十五日朝。遇我艦濟遠廣乙豐島附近。遂即開戰。我廣乙突被擊沈。濟遠亦被擊退。載兵運送船高陞號。因被擊沈。繼來之操江小郵船。又爲其所捕獲。

此海戰。於中日戰爭表面觀之。雖不過一小小戰役。然彼日軍行動之敏捷。關係于戰爭全局之勝利者有三。(一)乘我艦隊之未大舉。先挫我勢力。以沮喪我士氣。(二)擊沈我載兵運送船。使我不能增兵力于牙山方面。以壓彼軍。且遮斷我輸送航路。(三)伸張其制海權之範圍。此三者皆他日戰勝之基礎。自海軍行動之敏捷。而獲得者也。更觀今日之日俄戰爭。則日本海軍之機敏。更遠踰他日。即當兩國旣形決裂。勢不復可收拾時。彼突取自由行動主義。以發最後通牒於俄國之日。即調發其海軍。觀其大海戰之公報。所稱「聯合艦隊自去六日由佐世保出發後。即日依計畫所豫定而行動」之語。可以知之。八日、東鄉聯合艦隊司令長官所率之主力。直抵旅順方面。是夜、其一部隊襲擊俄艦于旅順港外。大加損傷。翌九日、復行襲擊。遂盡驅俄艦于港內。同

時瓜生少將所率之第二艦隊。於仁川港外。與俄艦「華列翼」及「哥列徐」互交砲戰。終擊沈之。以援助其陸軍渡朝鮮。

此海戰日本海軍之機敏行動。其爲制大局勝利之原因。與中日戰爭時相同。固可勿論。然其所以苦俄軍者。比之于苦我軍時。蓋愈甚也。一既挫旅順之艦隊。使既航回。及將航來之波羅的海艦隊。不敢復東。二阻俄軍之主力。使不得南下。高麗因自掌握南高麗之制海權。以助陸軍之進入北高麗。使無後顧之憂。

故總以上而觀。則日本海軍之機敏作戰行動。於中日戰爭及日俄戰爭。實酷相似。且我軍及俄軍船艦布置之形勢。雖遙隔十年。而偏又相類。蓋當日我軍集主力于威海衛。置支隊于旅順。別遣一部隊于朝鮮之牙山方面。即今日俄軍之集主力于旅順。置支隊于海參崴。別派一部隊于仁川也。而我軍牙山分隊之爲日本第一游擊隊所擊破。與俄軍仁川分隊之爲日本瓜生艦隊所擊沈。又相同也。至我軍于大孤山沖一敗。後即退入威海衛。俄軍於旅順港外海戰敗後。亦退入港內。其形勢亦莫不同。惟俄艦入旅順後。致爲日本所封鎖。我艦入威海衛後。即以防材自閉港口。俄國海參崴艦隊。

能飄忽出沒于日本海岸于其軍事上及通商上加以莫大之損害我艦隊則不能此兩者畧有相異而已是我國與俄國布置艦隊之方略偶爾相似而敗跡遂彼此若同出一轍豈非一大怪事故今日悲俄國戰局之末路正如破落故家子偶復睹豪富之率爾墮落其感情爲何如耶

然昔日之中日戰爭及今日之日俄戰爭其最初之海戰日本軍艦莫不以優強對劣弱則其占勝利也無可驚怪者今較豐島與仁川兩海戰彼此之艦力爲下表。

(中國軍艦)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濟遠	巡洋艦	二、三〇〇	一五節	吉野	巡洋艦	四、二二五	二二二 ₁ 節
廣乙	水雷砲艦	一、〇〇〇	一七	浪速	全上	三、七〇九	一八
海軍	砲艦	九五〇	九	秋津洲	哥拔艦	三、一七二	一九
合計	三隻	四、二五〇	……	合計	三隻	一一〇六	……

(日本軍艦)

(日本軍艦)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艦名	艦種	噸數	速力
千代田	三等巡洋艦	二、四五〇	一九節	華列翼	巡洋艦	六、五〇〇	二三節
仁川	……	……	……	……	……	……	……

(俄國軍艦)

日俄戰爭與中日戰爭之比較

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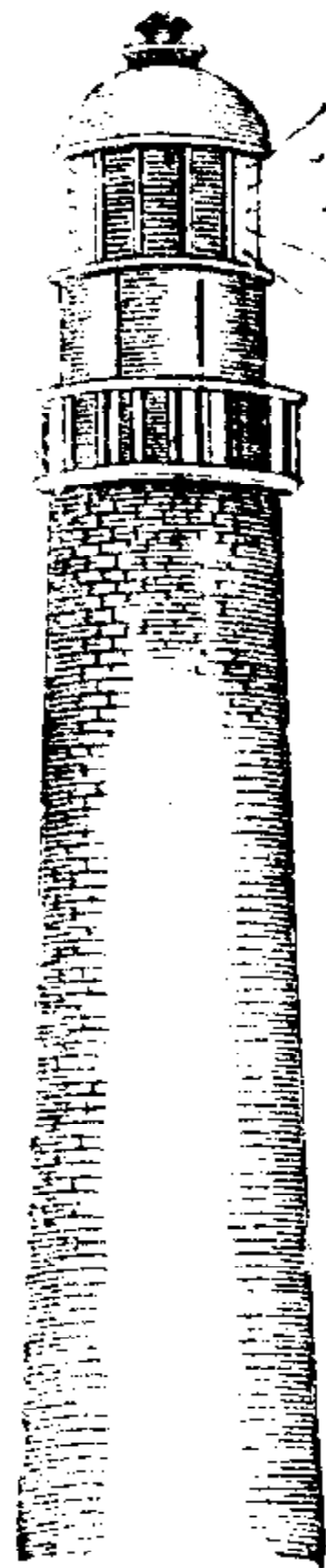
譯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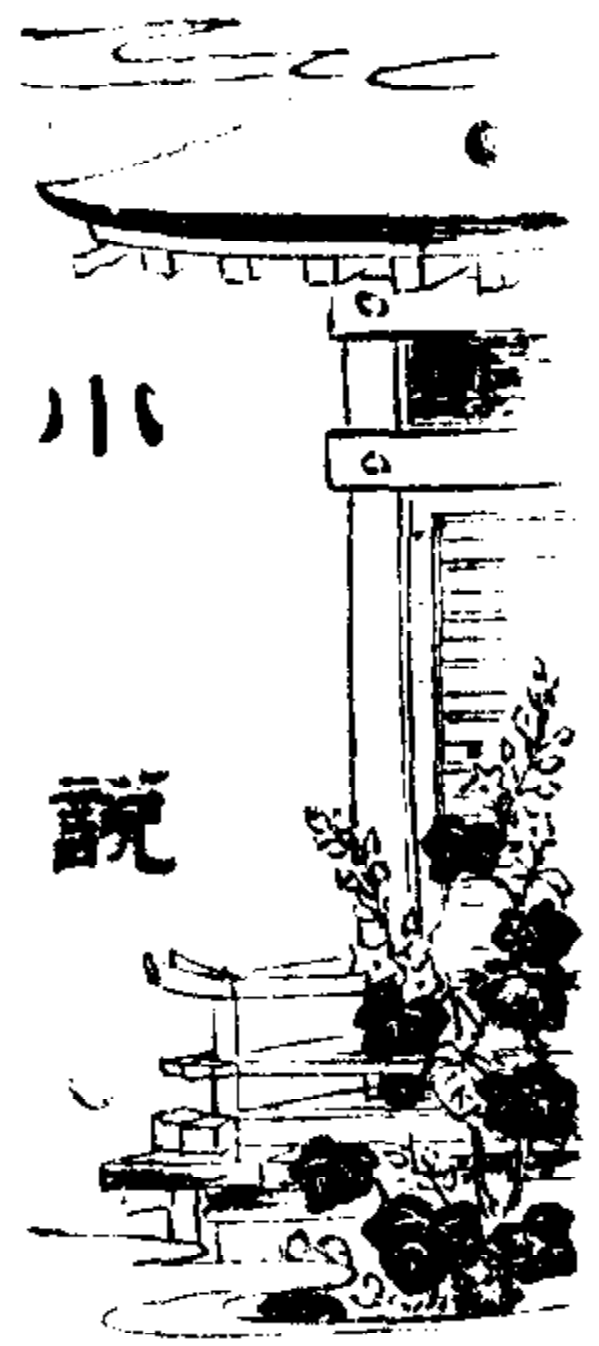
十

海淺間	一等巡洋艦	九、七五〇	二三	哥列徐	砲艦	一、二二三	一三七
戰合計		二隻一二、二〇〇	……	合計		二隻七、七二三	……

是仁川豐島兩海戰。其參與戰列之軍艦。隻數雖曰相當。然以噸數而計。則豐島之戰。彼過我者七千餘噸。速力亦遠過我。仁川之戰。彼過于俄羅斯者亦四千餘噸。且艦隊之種類及堅速。亦復懸絕。夫噸數劣者。其備砲必不逮噸數之多且重者也。則是日本之皆以優勢而臨壓弱劣。于戰術上固已具可期必勝之要素。其勝利也。無足驚奇者。

(未完)





小說

歇洛克復生偵探案

英國 陶高能原著
中國 知新子譯述

弁言

泰西之以小說名家者。肩背相望。所出版亦月異而歲不同。其間若寫情小說之綺膩風流。科學小說之發明真理。理想小說之寄托遙深。偵探小說之機警活潑。偶一披覽。如入山陰道上。目不暇給。吾國視泰西。風俗既殊。嗜好亦別。故小說家之趨向。迥不相侔。尤以偵探小說。為吾國所絕乏。不能不讓彼獨步。蓋吾國刑律訟獄。大異泰西各國。偵探之說。實未嘗夢見。互市以來。外人伸張治外法權於租界。設立警察。亦有包探名目。然學無專門。徒為狐鼠城社。會審之案。又復瞻徇顧忌。加以時間有限。研究無心。至於內地讞案。動以刑求。暗無天日者。更不必論。如是。復安用偵探之勞。其心血哉。至若泰西各國。最尊人權。涉訟者例得請人為辯護。故苟非證據確鑿。不能妄入人罪。此偵探學之作用所由廣也。而其人又皆深思好學之士。非徒以盜竊充捕役。無賴當公差者。所可同日語。用能迭破奇案。詭秘神妙。不可思議。偶有記載。傳誦一時。偵探小說即緣之而起。英國阿爾晤斯歇洛克者。近世之偵探名家也。所破各案。往往令人驚駭錯愕。目眩心悸。其友滑震。偶記一二事。晨

歇洛克復生偵探案

甫脫稿。夕遍歐美。大有洛陽紙貴之概。故其國小說大家。陶高能氏。益附會其說。迭著偵探小說。托爲滑震筆記。盛傳於世。蓋非爾。則不能有親歷其境之妙也。吾國若時務報館張氏所譯者尙矣。厥後續譯者。如華生包探案等。亦即滑震筆記耳。嗣自歇洛克逝世後。雖奇案纍纍。而他人無復有如歇氏之苦心思索。默運腦髓以破之者。而陶氏亦幾有擱筆之歎。於是創爲歇洛克復生之說。藉假盛名。實其記載。成書若干。歐美各國。風行迨遍。走不揣鄙陋。願以此歇氏復生後之包探案。介紹於吾國小說界中。至於滑震筆記原書。雖幾經續譯。而未盡者尙多。自顧不才。未敢妄爲貂續也。左篇稿脫。乃弁數語於簡端。甲辰中秋上海知新室主周桂生氏

竊毀拿破侖遺像案

全篇仍託爲滑震記載語

倫敦偵探長李師德君。晚間來寓晤會。朝夕本相過從。無足異者。歇洛克君亦每喜招接之。藉聞警察局總機關之消息。間論各訟案情節。往往能得其要領。解釋他人之疑竇。故李師德亦樂與之晉接也。是夕既相接晤。寒暄畢。無復他言。吸淡巴菰。意甚暇豫。歇洛克注視之。既而問曰。手中得無有公事否。曰無甚要事。曰。盍告我。李師德笑而不答。既而曰。吾意中確有一事。非故爲秘諱。但此等瑣屑事。不敢重勞足下耳。雖然。其事雖瑣屑。而其情則又甚怪異。吾固知足下不欲以尋常瑣事勞其心。然今茲之事。吾恐雖滑震先生。亦無能爲力也。余問病歟。李師德曰。曷言夫病。癩耳。且不僅癩。迨將成怪

矣。當此之時。安復有人寄怨毒於拿破侖一世。若是其甚。至欲毀其遺像者哉。歇洛克聞之。隱几徐徐而言曰。此無與吾事也。李師德曰。吾固先言之矣。但此人躬蹈穿窬之行。黃夜入人家。無所取携。徒毀壞他人陳設之偶像。遂致事爲警察所聞。亦殊離奇。歇洛克復起坐曰。穿窬乎。願聞其詳。或較有意味也。李師德探囊。出記事小冊。略一展視。曰。第一案。有毛四者。設肆於倫敦更寧墩路。以售賣畫片偶像爲業。於四日前。報稱是日其夥以事出外。無復典守者。忽聞碎物聲甚厲。疾趨視之。諸物皆無恙。惟櫃上所設一泥塑之半身拿破侖像。已齧粉矣。奔戶外察之。路人言曰。曾見有自肆內疾走而出者。然一瞬間已不知所往。毛四遂走報警察。乞爲緝捕。此像價值不過十餘先令。全案情形。有如兒戲。吾以爲未必出於有意識者之所爲。

第二案。纔昨夜事耳。情節益異。更寧墩路。有醫士白尼谷者居焉。其居處去毛四之肆。僅數百碼。其人於淡水河 (River Thames) 方慶周譯電術奇談。作點士河。蓋地名人名。皆譯音。此蓋從粵音者也。茲從江南音。譯作淡水。於字面似

路雅馴。倫敦之有此河。猶粵之有白鵝潭。滬之有黃浦灘。所以界一地爲二域者。南岸。聲名藉甚。此寓之外。別有分館。設於白利史頓路。距所居約二里許。當法皇拿破崙在日。此醫士頗蒙信用。屢邀獎錫。故其家所藏拿

破崙之肖像、書籍及各種遺物甚夥。數日前猶向毛四肆中購得法人出橫模範之法皇半身像二座。一置於更甯墩路寓中。一置於白利史頓路之分館。今日醫士晨起。見門窓被撬。細檢各物。皆無恙。惟此半身塑像。則已不脛而走。嗣見圍牆下。白泥細碎。則毀像之遺者也。歇洛克聞之。搓手而言曰。事誠離奇。李師德笑曰。君頗樂聞之乎。吾詞猶未畢也。白醫士日以中午至分館。今日至彼時。其驚駭之狀。當亦非君所能逆料者。蓋彼分館亦於昨夜被竊。新購以置於火爐架上之半身白泥像。亦已毀於室中。細碎狼藉。縱橫滿地。他物一無所失。吾等聞報。馳往勘驗。迄無踪跡可求。歇洛克曰。事誠不可謂不奇。然白醫士所被毀之二像。與毛四肆中所毀者。究相同否。李師德曰。同是一模範中。脫胎以出者。烏得不同。歇洛克曰。此事以理論之。其人必夙有怨毒於拿破崙。而未能及其身。故遷怒於其遺像歟。雖然。倫敦一地。若此以奇勳偉業。博震世威名之皇帝遺像。奚止以百千計。胡爲乎。彼乃汲汲然獨求此三像者。豈亦會逢其適乎。李師德曰。然。吾意亦若是。且倫敦皇帝遺像雖多。而此一方中。或僅得毛四肆中之三像。彼黨在此一方者。亦僅能藉此爲下手處。未可知也。滑震君以爲何如。余答之曰。顛狂

之病。不一而足。法國魂靈學家。所謂『定見』者。最能造就人之意志。鑄出人之成見。或者自法國大戰爭而後。貴族之曾受拿破崙貶抑者。怨氣難消。遂由此『定見』而釀成空想。以致作此虛妄事。理或有之歟。歇洛克搖首曰。滑震君。此必無之事也。雖有『定見』在胸。彼有心疾之人。又烏知此遺像之所在也。余問歇洛克於意云何。歇洛克曰。此非顛人所爲之事。吾敢斷之。蓋觀其行事可知已。如白醫士寓中。苟廳事間突有聲息。則家人驚起矣。故其毀像也。必於室外圍牆之下。至於分館。則戶自外扃。無典夜者。可無他慮。故即就室中毀其像焉。靜言思之。其事之關繫。雖似甚微。然吾未敢遽決爲細事也。吾自辦某案後。從此不復敢輕於料事矣。滑震君想猶能憶及之。歇洛克死已久矣。作此數言。以肖其口吻。以亂讀者之目。固不必刻舟求劍。問爲某案也。李師德君。其慎乃公事。使一經發明。或別有續聞。仍求有以告我。

歇氏之所謂發明續聞者。其消息之來之速而且奇。乃殊出人意料之外。翌晨甫起。余猶於臥室中。從事櫛沐。歇洛克忽入室。持電信一函。向余朗誦曰。

請速至更始墩正脫街一百三十一號。李師德具。

余聞之而疑焉。問曰。是果何事耶。歇洛克曰。不知也。雖然。必有所事。吾意必關涉於毀像一案。果爾。則毀像者又從彼處下手矣。請速晨餐。車馬已備。與君偕行。

車行半小時。已抵正脫街。地頗幽靜雅潔。道旁房屋。鱗次櫛比。一百三十一號。亦此道中之一宅也。門前聚觀者甚衆。議論紛紛。聲浪複雜。不暇辨也。甫及門。李師德已迓於門外。相將入室。室中一老者。御法蘭絨長衣。蓋櫛沐之服。猶未更易。負手遶室行。狀頗戚戚。一若重有所思者。李師德介紹相見。互通姓氏。老者蓋此室之主。哈開氏。中央晚報之記者也。李師德曰。歇洛克君。此次又是毀壞拿破侖遺像事。君昨夜頗以此事爲有意味。故請親臨觀之。歇問若何。李師德曰。此次牽及命案矣。哈開君。請以細情告此二君何如。哈開乃向余等蹙額而言曰。是誠非常之事。吾向者每搜羅他人奇事。以實吾新聞紙。今日新聞。反自吾家出矣。使此而爲他人之事。則吾晚報上。足敷數十行新聞材料。今我反以告諸人。不亦異乎。歇君大名。吾聞之久矣。君必能爲我解釋此異事。吾不妨一一舉以詳告。歇洛克乃坐而靜聽。哈開言曰。此事似爲拿破侖像而起。此物吾於四月前。在哈廷兄弟肆中購得。價值殊不昂。吾撰新聞論說。向在夜間從事。達於

早晨乃止。習以爲常。吾昨夜從事於後樓書室中。約三句鐘時。彷彿聞樓下有聲。細聽之。不復聞。遂疑此爲外來之聲。爲吾所誤聽者。迨逾五分鐘時。驟聞呼救聲甚厲。歇君是誠吾自有耳以來。聞所未聞。此生不復能忘之惡聲也。駭極而呆。復逾一二分鐘。驚稍定。持械下樓。既達此室。則窓戶已洞啓。火爐架上之拿破崙像一座。已不知何往矣。此模範中物。能值幾何。而此賊乃竊此物。殊難索解。諸君請觀。若由此窓出。大跨數步。即達中門。吾當時即啓門出。詎黑暗中。誤踐一物。幾爲所絆仆。蹴之膩然。急返身取火燭之。則拳曲其膝。張大其口。仰天而臥。喉管破裂。血污遍體者。赫然一死人也。歇君是誠吾有目以來。見所未見之惡狀。吾恐來日夢中。難免復見之也。當是時。吾狂駭幾絕。急吹叫鈴。此後即昏不知人矣。迨警察者達於吾前。吾魂方返舍。歇洛克曰。謀殺者果何人。有知者否。李師德曰。殊無形跡可見。死者仍在墳地。可偕往觀之。吾等先已檢視殆遍。迄無所得。惟驗得死者身材頗高大。面目黧黑。似爲日光所逼而然者。年尙不滿三十。衣服襤褸。不類工人。血污中查見角鬪摺刀一柄。其人是否即死於此刀。或爲死者格拒之刀。未可知也。衣襟上並無姓名。衣袋中僅餘蘋果一枚。麻繩一束。倫敦地圖

一張。小照一紙。此外並無他物。皆檢出在此。請觀可也。歇洛克審視小照。蓋係以攝影小快鏡所照者。其像則一矯捷靈巧之人。睫毛甚濃。惟面之下部。凸出若猴嘴然。殊怪像也。審視畢。遂問拿破崙遺像何在。李師德曰。頃已查得在康屯路某空屋門外。已成齏粉。吾正欲往觀。君亦願同行否。歇洛克先查視室中地毯。窗戶一週。乃曰。此人必長腿者。且必勇敢多力。不然。踰此窓以入。復踰以出。殊不易易。哈開君。盍偕行。一觀珍藏之像乎。哈開方倚書案以坐。悶損憂抑。達於面目。蹙然答曰。此爲吾家舊物。睹之熟矣。何必觀。况夜來驚駭亂吾心。今日新聞紙。尙無隻字提及。諸家晚報。必備載無疑。故吾報中似亦不能不詳紀其事。恕吾不能同行矣。余等遂興辭而出。未及門。已聞筆聲颼颼然。此老蓋已奮筆疾書矣。

既出門。約行數百碼。乃抵毀像處。俯視之。散如泥沙。無復成片者。嘻。何其怨毒之深耶。亦可想見毀像時。其狂恨之態何若矣。歇洛克隨手拾數粒細察之。欣欣然有喜色。一若已得其端倪者然。李師德笑問何如。歇洛克瞿然曰。吾輩當爲之多一番事矣。彼寧獨以其奇僻之行。甘爲竊犯已耶。以彼之眼。視此物。一若有極關繫者在。且甚於生命。

者然。此即其要點也。不然。彼若專以破壞此像爲目的。何以不毀之於門以內。既携出矣。則又何處不可以毀之。而必毀於此。一若擇地而後毀者耶。李師德曰。或者彼懷像以出。與他人遇。倉皇遁去。急不待擇。適於此地耳。歇洛克曰。此亦一說。然蓋於此屋之地位上。一爲揣測之。李師德睨歇而言曰。此空屋也。彼蓋圖其無人。可以爲所欲爲。無慮有偵察之者耳。歇曰。誠然。然自出哈氏之門。以達此地。空屋固不僅一間。彼於先過之空屋。胡不就毀之。顧乃捨近而圖遠乎。彼豈自忘爲竊物而逃者。不虞復爲人所見乎。李曰。僕不敏。誠無辭以解此矣。歇乃引手指頂上之路燈曰。彼蓋有取於此耳。彼先過之空屋。何嘗有此。吾謂其若擇地者然。固非謂其擇空屋。謂其擇燈光也。李乃恍然悟曰。當然哉。白醫士家之像。其毀之之地。亦距其門首之紅燈不遠。然則如之何。乃可以破獲之。歇君其有以教我。歇曰。姑默識之。載其事於冊。徐觀其變可也。雖然。此僕意耳。君當如何。李曰。吾意莫要於先訪死者之姓氏里居。此猶非難事。尤必訪知其同黨者爲何許人。夜來於正脫街爲何許事。遇而殺之者。又屬死者何人。斯不難得之矣。君意以爲然否。歇曰。此順理成章之辦法也。雖然。吾意不若是。李問。然則君將何如。歇曰。

君辦法既定。不必因吾一言。而遽改易之。吾當與君各行其是。然後較其短長。或彼此有所補助。李曰。敬如命。君歸途過正脫街。請爲我寄語哈開君。吾意已決。夜來所遭。其人蓋有怨毒於拿破崙者。適以顛疾作。而殺人耳。吾之此意。或少有裨於其論說也。言畢。復睨歇洛克而問曰。君得毋未以吾言爲然乎。歇微笑曰。誠不敢盡謂然。然以君此意達之。必有裨於哈開君。及中央報之閱者。則無疑也。滑震君。吾又將累君隨我僕僕竟日矣。李君。今夕其暇乎。請於六句鐘時訪我於備克街。或有所得也。且乞以在屍身搜得之小照付我。夕當還君。吾誠願吾所慮者不謬。庶不虛此行。乞君今夕。與辦公者一人同來。

既別。歇洛克偕余同行。至高家巷哈廷兄弟肆中。蓋塑像所由出售處也。達其肆。一少年在焉。告余等曰。哈廷以晨出。午乃得歸。我乃新受傭者。於肆中事未盡悉。不敢妄有所言也。歇洛克聞之。悵然良久。顧余曰。滑震君。事之不能料。有如此者。蓋欲於此究塑像之所從來。就此中消息。或可得其被毀之原因也。無已其午後再來乎。吾當與君共訪更甯墩之毛四。或於彼處得一線之光明。未可知也。

車行一句鐘。行抵畫像肆中。見所謂毛四者。矮而肥。面赤若塗硃。歇洛克示以小照。微叩之。即憤然作色曰。吾設肆於此。完租稅。殊不資。彼有地方之責者。不知盡乃職。至容強徒白晝入我室。毀我貨物。殊不可解。至白醫士處之二像。確購自吾肆者。吾意是殆虛無黨所爲。而喜毀他人之像者。亦爲無君黨之手段。否則共和黨矣。君盍於此三者之中求之。至於諸像之所從來。吾未見於此。有何關涉也。雖然。君必欲知之。吾又何必諱。吾蓋購自施德鎮教堂街。二十年來。標大名於商業場中之祥利公司者也。問購來幾何。曰。其數三。其二售諸白醫士。其一即被毀於肆中者。照片中人。吾亦知之。是人名佩寶。意大利人。以工藝爲業。曾受傭於吾肆中。工雕像、鍍金、裝架、諸技。辭歇已將浹旬矣。迄未知其何往。亦不知其居址。在吾肆時。頗得力。彼辭去之二日。乃有毀像事。歇洛克與余謝毛四以去。歇即顧余曰。毛四所知者。已盡於此矣。雖然。藉此以知更甯墩。及更始墩。兩地犯事者之主名。亦不負此行。吾將與君至施德鎮。一訪祥利主人。彼實爲肖像所從出之處。謂不能獲彼之助力。吾不信也。於是乃御車以行。由富庶之倫敦。歷盡諸繁盛之市廛。遵海濱而東。有城鎮在焉。是曰施德鎮。甲第雲連。閭閻相望。且

鎮也。於大道之旁。得一巨室。即祥利公司之雕刻廠也。門前有廣潤塲。羅列碑碣石材。門以內爲廠房。從事於模範雕刻者。蓋五十人。當事人爲一日耳曼長者。欣然以客禮迎余等入。歇有所問。罔不朗朗而答。繼查冊籍。則載田橫所製之白石拿破崙半身像模。先後已範出數百座。嗣又查得毛四所購之三座。與哈廷兄弟之所購者。實出於一手所範成。當時僅製得六座。彼二肆蓋各得其半云。雖然。此六像者。殊未見其有別於其他同模範成之像也。公司取值。像僅六先令。販者可倍其值。以售諸人。或且有加焉。叩以製法。則曰。先範左右各半面。然後合之以成全像。此工恒出於意大利人之手。既範成。則晾諸日中。俟既燥。乃韞藏以待價云。歇以照片示之。當事者即忿然曰。此間從事於技藝者。皆安分人。從無警察到門者。有之。則自此兇人始。彼蓋手刃一意大利人於途。警察者遂跟蹤至此以捕之也。其名曰佩寶。而未悉其姓。視其貌。即可知其非善類矣。然其技甚精。不可沒也。在此約一年。被捕後。雖復釋出。然不敢再來矣。渠有一中表親在此。君必欲知其踪跡。可問之也。歇急止之曰。不可。此事關繫大。幸秘之。勿爲其中表所聞。抑吾更有請者。頃見冊籍諸像之售出。爲去夏之六月初三。而佩寶於何日被

捕能憶之歟。當事者曰。是可檢查以得之也。取册略一檢視。曰。是在五月二十日也。歇乃起謝。相將辭出。登車西發。迨至客店午餐。則時已過午矣。時見新聞紙載此事。大標其目曰。更始墩瘋子殺人。盖哈開君已詳載其事。叙述盡如李師德所言。其結段且有曰。倫敦偵探長官李師德。及著名偵探學家歇洛克。呵爾唔斯。均無異議云云。歇君且食且讀。既而謂余曰。食畢。盖再訪哈廷兄弟。以察之。比至。則哈廷已歸矣。一見即知來意。因自云。已於晚報中盡得其詳。哈開君約於一月前購去此像者。吾肆中則由施德鎮祥利公司購來。共三事。既售罄矣。一售於哈開君。一售於氣味口黃花別墅。鮑老恩君。一售於里亭埠葛老佛路。桑得福君也。均載在册籍。可以檢查。歇復出照片示之。問識此意大利人否。則曰。生平從未睹此怪狀之人也。至意大利人。則吾肆中亦有數輩。頃所翻檢之册籍。則肆中盡人可觀。無專主之者。歇與哈廷問答數語。即謝別而歸備克街。以與李師德有約。恐誤時也。比至。則李已先在。遶室徐行。意甚自得。一若僕僕終日。所得已足償其勞也者。卒然問曰。公事何若矣。端倪已得之乎。歇曰。竟日勞勞。未得休息。所幸或不至無所得耳。製造與販賣拿破崙像者。皆得之矣。且一一均獲見。

盡得像之終始。李曰。若然。則吾今日之運動。當較君爲優。君特注意於泥像耳。吾則注重於命案。故已查得死者之來歷。及犯事者之原因。有警卒薩希而者。於意大利人住居界。意人之旅於倫敦者。另羣集於一方。英人即名其地曰。意大利住居界。蓋亦猶華人之旅海外者之有中國街。粵人之旅滬者有廣東街也。往來極熟。故一見死者。即能道其姓名。且舉其項間有「加特力教」即天主之記號爲証。據云。姓溫。名玉樺。來自柰不爾斯。意大利名城。向在倫敦爲諸暗殺家之一。素通於「馬非亞」黨。馬非亞者。一秘密之國事會。專以暗殺爲目的者也。在逃者。當亦意大利人。而隸於「馬非亞」黨者。想其人或犯黨中章程。玉無乃欲殺之。是夕既得其踪跡。見其踰窓以入。乃俟於門外。以力不敵。故反飲其刃也。所携照片。當即在逃者之像。懷之以行。蓋恐誤殺他人耳。歇君以爲何如。歇洛克拊掌曰。警策哉。君也。雖然。彼何故毀像。君又何辭以解之。李曰。像乎。君何獨惓惓不忘此物也。此細事。小竊者之所爲而已。且吾等所重者命案耳。歇曰。死者之詳。既聞命矣。在逃者當若之何。李曰。此最單簡而易明者也。既有此照片。當使薩希而至意大利住居界一行。按圖索驥。何求弗得。君願偕行否。歇曰。不能。吾方別有所圖。當較君之辦法爲尤便而速。然事之成否。固未敢知也。蓋此事全繫於一人。而其人

又非吾輩之權力所能節制者。而吾之意中。又不能不殷殷然屬望之。君今夕能與吾偕行。明日吾亦當附驥以酬也。李曰。得毋至意大利住居界乎。曰。否。吾意將於氣味口求之。君盍與吾偕。且君之計畫。雖稍遲。亦殊無傷。請畧休息。以養精神。吾擬於十一句鐘之前乃發。君於此晚餐後。可假寐片時也。滑震君。請爲我按電鈴。召急足者至。將此信去。勿遲。

晚餐既畢。相約休息。時余雖臥榻上。不能成寐也。則見歇洛克坐而閱報。雖數月前之舊報紙。亦一一閱及焉。閱竟。乃起。散步室中。觀其色。若甚得意者。余既追隨於歇之左右。步亦步。而趨亦趨者。若而年。故亦頗能窺其用意。彼蓋明明欲遍查所餘之拿破崙兩像也。其一在氣味口。余猶能憶之。今夕之出發。必爲此事無疑。如是之舉措。令人不能不服其先見之明。而用心之曲也。蓋彼明知李師德日間所發表之意見。盡屬謬論。而猶令中央晚報爲之宣佈之。使彼犯事者。讀之而竊喜。不復疑慮。而續往毀其餘像。已乃從而掩捕之。其用心之曲折爲何如哉。不然。則彼何以自藏火器。且囑余亦備帶手槍乎。十一句鐘既屆。圍人已俟於門外。乃相將偕行。至錘匠橋下。囑圍人候於此。捨

車步行。所過皆巨室。園亭環遶。風景絕佳。比至一門。星光之下。彷彿辨有「黃花別墅」四字也。門內人聲寂然。燈光全滅。人皆就寢。惟廳事間彷彿有微光。園之週圍。繚以木柵。柵以內。其黑如漆。余等即隱身於是。歇悄慰余等曰。誠累君等矣。以避人眼故。雖欲一吸淡巴菰而不可得。奈何。所幸星斗滿天。不虞雨至耳。居無何。忽聞門聲響。一黑影自外入。疾若猿猴。倏忽不見。俄而聲復作。窓戶啓矣。寂然半响。始見其攀援而入。則窓內燈光明滅。未幾光復移於他處。李師德曰。吾等盍於窓下俟之。纔舉足。其人已躍而出。挾一白色物。張皇四顧。蓋偷兒之常態也。既而蹲伏。復聞碎物聲。余等暗攝其後。彼偷兒者。方俯首若有所覓。未之覺也。歇乃作一虎勢。撲而擒之。余與李急趨前。銬其手。藉星光以辨其貌。面作淡黃色。怪狀可怖。目灼灼視余等。蓋果照片中人也。而歇之意。殊不在罪人。獨細檢破壞之物。亦若有所覓者。嘻。是果又拿破崙像也。微獨與前所見者同。即其破壞之狼藉亦同。俄而廳事間燈光大明。戶啓而主人出。歇洛克起而問曰。得非鮑老恩君乎。主人笑曰。然。先生其歇洛克君乎。頃接急足者遞來大札。謹如尊命。熄滅燈火。扃鍵諸門。以俟竊至。今幸已獲罪人矣。敢具濁醪。以爲君賀。余等乃畧與周

旋時李師德急欲置罪人於妥處。故不一時。即呼圍人以車至。別主人擁罪人登車以返。其人默不一言。意頗悻悻。余於車中。誤以手近之。幾爲所噓。殆若餓狼。既至警察局。大索其身。僅得先令數枚。尖刀一柄。柄上血跡模糊。猶可辨也。

此事本出李師德意料之外。故其於此中細情。多所未解。其意中猶執謂此殺人者爲「馬非亞」黨。猶以爲薩希而當知其人也。歇洛克謂之曰。時晏矣。不及詳言。摠而言之。此案至今猶未得謂之全破也。君能於明日六句鐘到敝寓。當爲君詳盡言之。以釋君疑。又顧謂余曰。滑震君。此事雖小。未始不可以實君之筆記也。

翌晚李師德來。曰。已盡得罪人之詳矣。其人名佩寶。姓則猶未知也。惟知其爲意大利人。以雕刻匠爲業而已。平日所獲工資。殊不菲。惟喜爲分外事。以罪被禁者已二次矣。一則犯小竊。一則又傷其鄉人也。能作英語。甚圓熟。至其毀像之故。迄不可得。鞠之亦不肯言。惟察得其所毀之像。均彼在祥利公司時。親手所製者云。凡此。余等均十知八九。而李既津津樂道之。歇亦竊心以聽之而已。余固知歇之心。必別有所思。而意亦別有所屬。雖默不作一語。而其意則若別有所希望者然。既而忽兀然起立。注目若有所

思。則聞門鈴之聲鏘鏘然。履聲窸窣然。自下而上。嘻。此何人耶。則見一赤面老者。挾一舊式革囊。昂然而入。置囊案上。而問曰。孰爲歇洛克君者。歇即笑而答曰。君非里亭之桑得福君耶。曰。然。君毋怪我來遲否。今日火車行甚緩。殊悶煞人。君以華翰來。謂欲以十磅金錢。易吾所藏之田橫模範之拿破侖像。其說果乎。吾於此不能無疑焉。君何由而知吾有此像也。歇曰。此事雖詭。而無足怪者。即哈廷兄弟肆中之哈廷君告我者耳。桑曰。若然。則君當知此物之價值矣。歇曰。未也。桑曰。然則吾實告君。吾僅以十五先令得之耳。君忽欲以十磅易之。吾不得不以實告。君其毋悔。歇曰。君毋疑。吾言。吾當踐之。桑曰。君子重然諾。可敬哉。像已在此矣。發囊出之。儼然一半身全像也。余等雖數經見。要皆破碎者。今日始獲見其瓦全。歇乃出十磅券一紙。復以素紙並授之。曰。請君當衆署約。約書此後所有一切管理此像之權利。均歸之於僕。想君必笑我拘迂也。桑以得此善價。心意滿足。即如所言。書約署名。受金而去。歇乃出白布尺幅。取像嚴裹之。舉棒猛擊。則此瓦全者。又齏粉矣。余及李師德自旁觀之。不覺愕然。此何故耶。豈其以此像之故。奔走一晝夜。往還數十里。無可洩其忿。故擊碎之。不使復有一像存於世間耶。果如

是毋乃慎乎。歇殊不然。既碎之。從容啓其布。略一檢視。得意之色。溢於眉宇。於碎粒中。檢出一物。色黑而圓者。高唱凱歌以起。既而曰。諸君亦知此有名之黑珍珠乎。吾今以介紹於諸君可乎。余等方錯愕。及睹其狀。復聞黑珠之說。益大惑。急欲聞其詳。不禁拊掌促之言。歇乃徐徐而前。先向余等一鞠躬而後言。其狀宛如梨園中之老伶工也。西

演劇。上場時。先向觀者行一鞠躬禮。故作此以調侃之。其言曰。此天下有名之黑珍珠也。吾之僥倖爲何如哉。此蓋高龍南王爺。居於大克而行邸時。於臥房中所失者。詎知其藏於施德鎮祥利公司。所製之拿破崙肖像中耶。李師德君。當猶能憶此案之始末。而當時倫敦警察。不能破獲也。時亦有就商於吾者。吾亦窮於術。然其時人皆疑爲王妃之婢所竊。婢爲意大利人。有一人。在倫敦。然究不得其證據也。婢姓溫。名玉仙。吾以是疑前夜被殺之玉樺。即其兄也。吾於舊新聞紙中。已查得其時日矣。方佩寶者祥利公司被拘時。適在失珠後之二日。此時亦即祥利公司中。六座肖像製成之時。於此。君等當可知其故矣。此時珠必在佩寶之手。其爲竊之於玉樺。或由玉仙託之以交玉樺。故暫入其手。或竟玉樺與之爲同黨。均未可知。要之三者必居一於此。以彼輩均屬同鄉人也。方其藏珠身畔時。捕

既急。彼亦知一經被逮。則爲警察搜去。急思藏之。而倉卒不得其地。適此六像告成。尙晾諸日中。未盡燥。彼亦能匠。故於像間作一小穴。納珠而復彌縫之。自可泯其痕跡。而他人之覩是像者。幾何能知其中之有物也。其計亦狡矣。既而被監禁者一年。罪滿釋出。則像已散諸四方。而六像之中。又不得復辨其孰爲藏珠者。計惟有破之而後得見耳。蓋既實之於泥溼之際。雖搖之亦無聲也。厥後彼雖不敢復至祥利廠中。而尤賴有其中表在。故卒能訪得此像之爲何人所購。於是設法受傭於毛四肆中者數月。遂備知三像之所在。而彼三像者亦不難假同鄉人之助力。而調查得之矣。當其往哈開氏處之時。其同黨已躡之。蓋欲向之索珠。故彼遂刃之。意在獨得此物。此可無疑義者也。歇洛克言至此。余因詰之曰。死者既爲例寶之同黨。何必又懷其小照耶。歇曰。此無他。正欲藉此以求得其人耳。當時例寶既殺人。吾已逆知其毀像之計益急。蓋恐警察之得其情也。當時吾固未敢謂其於哈開氏處。未曾獲珠。亦未敢必所求者爲此珠。惟觀其毀像必於燈下。吾固知其必有所覓也。自是而後。所餘者惟二像。一在氣味口。一在里亭。里亭去倫敦遠。吾又逆知其必先近而後遠也。故先以書約鮑老恩。使之早寢。以

俟竊至。然後吾偕君等同往捕之。乃爲吾等所獲。當是時。吾自知吾所僕僕者。爲此珠矣。蓋死者之姓名。與王妃婢之姓名。隱然若兄妹也。及氣味口之像中。仍無所得。而所餘像。僅里亭之一座。吾敢決珠必在其中矣。吾故以重價當君等購之。乃果得珠。滑震君請以此珠爲我藏於笥中。並請將某某假冒案之紙據取出也。余及李師德嘿然良久。李乃起而言曰。吾見君破案多矣。然未見有若是之巧妙者也。嗚呼。得君一人。吾同業中。亦足以自豪矣。君暇時過警察局。上自總巡。下至警卒。當無不同聲歡迎也。言已謝去。

(完)



飲冰室詩話



文苑

日俄戰事初起時。楚卿適在東京。以所作感事四絕見示。余能為作鄭箋也。其一言日

郎著征裘女脫簪。私情何似國情深。莫愁風露沾衣冷。此是寒閨夜夜心。其二言政

妖雲百怪陳。但垂鴛帳駐穠春。問他鷓蚌緣何事。袖手神州大有人。其三言外 為他真

個話相思鏡殿春。殘事事疑昨夜西風。今夜雨明朝消瘦更誰知。其四言內 冉冉天涯遍

綠陰萍吹絮墮意沈沈。思量舊恨都無着。夢雨纏綿直到今。

浙江潮第十期。登有自署君木者所作刺時六絕。雖嬉笑怒罵之言。其志固忠厚也。詩

如下。世界有同胞。家族無倫理。愛國忘其親。大哉志士志。抵掌談合群。肝胆映人熱。

一言不相中。刀光起同室。男子有血性。奈何以憂死。金尊檀板中。不忍談厭世。敦品

與立行。瓊瓏非公德。廉恥何足論。國民有天職。自由復自由。自由自由肯放棄。醇酒與婦

飲冰室詩話

人○甘○爲○自○由○死○。昂○頭○晉○科○舉○低○頭○盼○鄉○榜○。今○朝○新○貴○人○昨○日○革○命○黨○。
 黃○公○度○臺○灣○行○云○。城○頭○逢○逢○雷○大○鼓○蒼○天○蒼○天○淚○如○雨○倭○人○竟○割○臺○灣○去○。當○初○版○圖○入○
 天○府○。天○威○遠○及○日○出○處○。我○高○我○曾○我○祖○父○。艾○殺○蓬○蒿○來○此○土○。糖○霜○茗○雪○千○億○樹○。歲○課○金○
 錢○無○萬○數○。天○胡○棄○我○天○何○怒○。取○我○脂○膏○供○仇○虜○。眈○眈○無○厭○彼○碩○鼠○。民○則○何○辜○罹○此○苦○。亡○
 秦○者○誰○三○戶○。楚○何○况○閩○粵○百○萬○戶○。人○人○効○死○誓○死○拒○萬○衆○。一○心○誰○敢○侮○成○敗○利○鈍○非○所○
 觀○。一○聲○拔○劍○起○擊○柱○。今○日○之○事○無○他○語○。有○不○從○者○手○刃○汝○。堂○堂○藍○旗○立○黃○虎○。傾○城○擁○觀○
 空○巷○舞○黃○金○斗○大○印○。繫○組○直○將○總○統○呼○。巡○撫○今○日○之○政○民○爲○主○。臺○南○臺○北○固○吾○圉○。不○許○
 雷○池○越○一○步○。海○城○五○月○風○怒○號○。飛○來○金○翅○三○百○艘○。追○逐○鉅○艦○來○如○潮○。前○者○上○岸○雄○虎○
 彪○。後○者○奪○關○飛○猿○。猱○村○田○之○銃○備○前○刀○。當○輒○披○靡○血○杵○漂○。神○焦○鬼○爛○城○門○燒○。誰○與○戰○守○
 誰○能○逃○。一○輪○紅○日○當○空○高○千○家○白○旗○隨○風○飄○。摺○紳○耆○老○相○招○邀○。夾○跪○道○旁○俯○折○腰○。紅○纓○
 竹○冠○盤○錦○條○。青○絲○辮○髮○垂○雲○髻○。跪○捧○銀○盤○茶○與○糕○。綠○沈○之○瓜○紫○蒲○桃○。將○軍○遠○來○無○乃○勞○
 降○民○敬○爲○將○軍○犒○。將○軍○曰○來○呼○汝○曹○。汝○我○同○種○原○同○胞○。延○平○郡○王○人○中○豪○實○關○此○土○來○
 分○茅○今○日○還○我○天○所○教○。國○家○仁○聖○如○唐○堯○。撫○汝○育○汝○殊○黎○苗○。安○汝○家○室○毋○譏○譏○。將○軍○徐○

行塵不囂萬馬入城風蕭蕭嗚呼將軍非天驕王師威德無不包我輩生死將軍操敢不歸依明聖朝「噫吁噓悲乎哉汝全臺昨何忠勇今何怯萬事反覆隨轉睫平時戰守無豫備曰忠曰義何所恃

新民社校對房一敝篋忽有題七律五章於其上者塗抹狼籍不能全認識更不知誰氏作也中殊有佳語第一章末聯云行矣臨流復一嘆泠然哀瑟奏雍門第二章末二聯云休矣著書俟赤鳥悄然揮扇避青蠅衆生何事干霄哭隱隱朝廷有笑聲第三章首二聯云富春江上夕陽微那有閑情理釣絲神女何歸洛水綠聖人不作海波飛第四章首二聯云黑龍王氣黯然銷莽莽神州革命潮甘以清流蒙黨禍恥於亡國作文豪

君武以其友馬一浮四律見似蓋刻意學襄冥而神肖者也今錄二章身前不住閻浮界死後應生他化天自性華嚴離我我有情流轉自年年靜排諸相觀空燄閒鑿千山種白蓮獨向湏彌最高頂衆生無語月孤圓「而爲上首無量佛自生飛行馬一浮八萬天魔羣擾擾微塵國土總幽幽倮蟲無命埋深海熒惑當年墮石頭我是虛空創造

者。一。毛。一。孔。一。星。球。
女。苑。





專件

英國留學生之苦况

錄吳君敬恆函稿

恆之西來。乃浮慕吸文明空氣。當時一切不顧。以爲一見西方文物。皆足以發揚吾意氣。豈知大謬不然。物質上文明。不過記念高塔。架空浮橋。眺覽一過。已索然寡味。其餘彼之所謂學術。吾無目可知。其深（即學生諸君之所謂知者。亦從來無深之可言。有目亦與無目同）彼之所謂政教。吾無耳可聞。其詳彼社會之真精神。就嚴整處而論。以十四室三層樓之會講自治議會之集議。彷彿之吾亦早知其具體之微。不必親覽而知。至於發表於市廛里巷間者。無

英國留學生之苦况

非相炫以富厚。相黷以勢利。不過令浮薄者益趨卑鄙。使朴訥者不知措手足而已。故我國在留西洋學界之柔雜無聲息。幾無藥可救。即有一二卓卓者來。亦與之同化。無益於內國也。故以鄙見觀之。東京學界。現以龐雜名。然視西洋。猶覺東京留學生尙爲有價值之一怪物。至以學問論。苟未有研究極深學問之實力。在外國而欲從事中小學程度之工夫。處之歲月。糜以鉅款。未有不厭倦而罷。就恆而言。歲與英人接談者。其次數可數。（不能日月記。故以歲計）惟吃者爲西洋菜。則譬如日飯於四馬路西頭之小洋菜館。杏花村也。居者爲西洋屋。則與宿愛國學社。課堂無異。行者爲西洋街。則亦如日行南京路耳。其餘讀者爲「英文法程」爲「華英進階」則不如愛國學社。學生讀美國讀本矣。如謂盍往學堂。則大中學力量不足。入小學年紀不能。盍從先生。則莊君文亞來

專件

此從一先生。每禮拜一磅。每月中國洋五十元。人人嗟呀以爲便宜之至。月火水木金。每週教五個一點鐘。教(門)疾趨而引門以示。教(瓶)發篋而陳瓶以詔。偶涉玄名。已啞啞欲告而無從。若爲動狀。更子子對目而難吐。至於連介。更可無論。先生如此。則與愛國學社上法國女教師之班情形無殊。說話一層。自較居內國稍便。若獨居一英人家。不久可通。然所通者。止爲「早上請安」及「謝你」之類。終不出一百二百句之間。若夫陳說革命。議論外交。其字面非起居飲食所有也。而暗記硬查。必資夫字典及夫指陳科學。傳說門徑。亦非老嫗孺子所恆言也。則陳書參究。必資夫中東舊書。此與在南洋公學。監起居。桌子上。閑坐獨修。何異。然此皆恆之現身說法。未爲切實。再就少年中國之少年論之。

英國學堂。五歲入幼稚園。七八歲至十三四入小

學。十三四至十八九入中學。十八九或二十一入大學。

大學之最淺近者爲文科。有數種高等學問。如格化專科法律專科之類。學士必有資格乃可學。然則大學文科。其實即日本之高等第一學校程度。爲大學之豫備科也。

欲入文學者。須有左方之資格。

- 一英文 (甲)英語嫻熟。在本國人無須預備者。(乙)英文五六本讀本卒業。及能作論文者。(丙)熟一種英國古時文學家文字者。(此條每年考試不同。皆預告於隔年。)(丁)英國本國地理本國歷史者。(此最苦無病而呻他人之呻。)
- 一算學 (甲)常法嫻熟。(乙)代數幾何皆四五本。(大約即代數二次式幾何立體等。)
- 一古文 或希拉文。或拉丁文。(必皆文法粗通。)

一外國語。或法或德或別國皆可。甚至中文亦可考。然不習法德文。於學校多所不便。

右英文定須及第上等。外國語可次等。

算學可上可次。古文亦可上可次。然算學如次等。古文定須上等。古文如次等。算學定須上等。

如右之所謂上等次等。糾纏一個弗清。苟未預備於國中。則來英預備。非獨修即從師。（從師教學間非七八磅一月不可）如入中學。有決決不能之勢。因我則已視之不屑屑然。彼之許我入否。或入而許我速卒業否。皆尚非我所能自主。蓋以彼國自己之中學生。年皆不滿十七八者。我國少年。果少年則可無論。或所謂少年者。彼已視為老大。則不許入。（有可通融者其學堂必又不佳）入則先試以聽課與英文。而我所短者正在是。則入居末班。既居末班。雖有數種學問可超班卒業。亦必抑而不許。則五六年

之虛與委蛇。何人可忍。故中學有決決不能入之勢如此。

從師預備 束修年千金 入中學 不可

惟有獨修而已。少年而至於獨修。亦幾與年老相等。吃西洋飯。困西洋床。走西洋街。而欲讀書。則一年之費。至少須七八百元。至二千不等。其困苦固若此也。自吾居日本。着吾野蠻學生之衣服。直豎吾之髮。吾自命志士志士。吾黨亦相譽曰志士志士。即日本人亦鄭而重之曰支那留學生。乃至西洋。則一衣之垢。人避而不敢近。側目而鄙之曰客屬賤種。一帶之缺人。又避而不屑近。嗤之以鼻曰沐猴而冠。帶無飯。欲買餅充飢。無一隙之地可容吞食。雖小童見之。亦能笑君之陋。如此種種可笑之處。無朋友過訪。又為居停主人所輕。無信札常往來。亦為寓主所鄙視。於是我國舊時之公使館學生寓。（指昔日公使帶出

專件

之學生等）其笑柄留貽者不一而足。至年來學生之稍有知識者。咸思改良。務合其格式。然因此亦有過乎中者。所以二百磅不足。乃曰有六百磅方舒展。亦有竟用千磅者。遂又各以儉陋爲至辱國之一。其立論甚是。然從此學生社會中。遂止聞你的春衣不合式。我的領頭不入時。看戲明知爲無益也。必勉力請客。寫信明知無要事。必常寄明信片。而所謂豪傑志士英雄等字樣。遂懸爲厲禁。偶有聞東海之風。頗欲聚同鄉而敦誼。儻得東洋之譯籍。欲翻功課而刊報者。已爲朝陽鳴鳳。此種風潮鼓動。加以外界實情之約束。於是雖有堅苦卓絕者。不能不勉就範圍。於是借三百四百。欲支持一年半載者。亦不得不救死不暇。救過不遑。日瑣屑於飲食起居。此東京未嘗有之苦處。（東京愁窮別有境界。此處一窮便不以人論）於是而西洋留學界之情形。如再參以日本之現

四

象。比附而得其似。自無不洞燭其況味矣。既知日本大學之卒業某果有何等學問。則可知我國所謂卒業西洋者其學問如何。（況現在果能得學位授文憑者甚少。大都皆修業而已）惟暴暴然自命曰。出西洋學生。學於外國者。人亦從而譽之曰。此必有大學問者。又有異之者曰。此輩苟用。吾八股家無生活矣。又有冤之者曰。中國之不國。蓋有有學問人而不肯用也。如某者在美國八年。如某者在英國六年。如某者亦居法國四年也。試思八年六年四年。即可云有學問乎。卒業一大學課程。即可以有學問人自命乎。既不能稱有學問。何以我國之人。於未出洋。心即但慕出洋。見出洋得文憑。便又不肯再出洋。（伍照儀等正當研究學問。可以出洋之年。乃已高居內國。充數有學問人）則所謂出洋者。果爲學問乎。亦曰「洋務

人員」而已。如此我國學問之前途正還未有一隙之明。今之擾擾於東洋西洋無非博出洋二字之名目。無所謂學問也。故我分其名目曰。

(頭等出洋)西洋德英美法等

(中等出洋)西洋伊大利比利時等

(三等出洋)日本

(額外出洋)高麗新嘉坡飛臘濱等

苟得列右之四等者頂戴以之而來頭銜以之而得。(舉此二事以括一切奴才)演說臺上以之而高跳洋場街上以之有驕色。(舉此二事以括一切志士並連我罵在內罵人而不罵自己乃不公也)

凡博此四等文憑者查考乎求學乎皆其自欺欺人之談。故出洋與學問其道里之相去不知幾千萬里也。右之所論並非痛斥西洋留學。阻塞西來之人亦非故意謾罵。以洩胸中塊壘。特私心竊憂。傷我中國

英國留學生之苦况

人務名不務實。學界之人實未嘗有意於學問。不過以爲干祿釣名之具。此一千餘年文字考試之流毒也。不盡可歸咎於今之學子。恒又不能不由陳其意。以與吾國同志共太息焉。惟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儻有人焉。不察恒之命意。止以爲將防塞西游則非。惟不達吾意。亦並大違吾願。又或有淺者以爲此僅。僅忿罵出洋人員。則尤其不合吾之命意也。故可爲知者道。難與俗人言。恒區區之意。則望吾國志士。聯絡同志。振起一種風氣。有如左之所陳。

今有人一若在中國無學問可學。不過混混者。(恒從前牢守此意)此大謬。苟誠有意於學問者。決無此意。苟有意於學問者。如其淺嘗之學問。(即如十年八年之學力。僅僅如外國大學卒業者)中國實曲折可求而得。

苟有意於學問者。已盡學中國可得之學矣。其出

專件

洋求深。自出於不得已。並無一若登仙之意。其人出洋。必已頭頭是道。

又其人出洋。亦非一國即能自足。亦非有年限可自畫。又果有其人。自必能在中國於一無可學之時代。曲折尋出一可學之法。鬧出一可學之局面來。

吾之所以反復其言者。吾見夫今回國之人。非出洋即便弄些事混混。并無真以學問自任者。夫出洋求學。志何其壯也。當其欲出洋也。一若棄父母妻子而不顧。雖凍餒甚甘者。志何其壯也。當其不能出洋也。一若非處一館。或隨便做一個寫字人。若無恆業也。志又何其陋也。

以彼之前何壯。而後何陋。兩兩對勘之。適見其並不曾有志於學而已。烏乎國界上。既無好英雄。學界上。又無好學者。國將何國。拉雜布臆。以當面談。此間一

切瑣事。皆止足與半死老休之人言。在恒亦止能作如此語。故不敢混吾國少年英傑之聽。前所謂日記等。皆已為友人隨手散失。無可觀者。亦勿欲再陳矣。

六

(完)

